燃藜室記述
十二
宣祖 一、二、
共二十

燃藜室記述卷之

目錄

卷十一

宣祖朝初政

燃藜室記述卷之

宣祖朝故事本末

宣祖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弘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
聖睿達孝大王諱昖 初諱鈞 中宗之孫德興大院君
第三子河東府大夫人鄭氏判中樞世虎女也嘉靖三十一年
壬子 明宗七年 十一月十一日己丑誕于仁達坊私第初封河城君
隆慶丁卯以 明宗遺命即位于景福宮之勤政殿萬曆庚寅
上尊號正倫立極盛德洪烈甲辰上尊號至誠大義格天熙運
三十六年戊申二月朔日戊午昇遐于貞陵坊行宮 慶運宮 在位
四十一年壽五十七皇朝謚昭敬 穆陵 在楊州健元陵第二崗壬坐丙向戊申六月
初葬健元陵西崗 仁祖八年庚午十一月移葬有表石

妃章聖徽烈貞懿恩仁王后朴氏籍羅州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贈領議政應順女嘉靖乙卯(明宗十年)四月十五日己卯誕隆慶己巳冊封王妃行嘉禮萬曆庚寅上尊號章聖庚子(宣祖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戊戌昇遐于皇華坊離宮(慶運宮)壽四十六 宣祖甲辰追上號徽烈無嗣

穆陵(在太王陵左崗壬坐丙向庚子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初號裕陵)

繼妃昭聖貞懿明烈光淑莊定仁穆王后金氏籍延安領敦寧府事延興府院君贈領議政懿愍公悌男女萬曆甲申(宣祖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丙戌誕于盤松坊私第壬寅冊封王妃行嘉禮于太平館 宣祖甲辰上尊號昭聖光海庚戌上尊號貞懿仁祖甲子加上尊號明烈崇禎壬申(仁祖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午昇遐于仁慶宮之欽明殿壽四十九

穆陵 在大王陵左崗甲坐庚向壬申十月十六日葬初號憲陵

十四男十一女

嗣 元宗大王 仁嬪金氏誕序居第五

一男永昌大君㼁

一女貞明公主 癸卯誕癸亥十二月十日成婚以上仁穆王后誕生永安尉洪柱元

一男臨海君珒 恭嬪金氏出娶陽川許氏崇祿贈右贊成銘女

二男廢主光海君琿 恭嬪出

三男義安君珹 仁嬪出早卒

四男信城君珝 仁嬪出娶平山申氏判尹贈領議政砬女

六男順和君珄 順嬪金氏出娶長水黃氏承旨贈左贊成赫女

七男仁城君珙 靜嬪閔氏出娶海平尹氏判書贈領議政承吉女

八男義昌君珖 仁嬪出娶陽川許氏判書贈左贊成筬女

九男慶昌君珘 貞嬪洪氏出 娶昌寧曺氏府使贈左議政明勗女

十男琨 溫嬪韓氏出 初封興安君

十一男慶平君玏 溫嬪出 娶朔寧崔氏郡守贈左議政瀜祖女

十二男仁興君瑛 靜嬪出 娶礪山宋氏郡守贈左贊成礪城君濂業女

十三男寧城君琫 溫嬪出 娶昌原黃氏同知贈右贊成璦中女

一女貞愼翁主 仁嬪出達城尉徐景霌

二女貞惠翁主 仁嬪出海嵩尉尹新之

三女貞淑翁主 仁嬪出東陽尉申翊聖

四女貞仁翁主 靜嬪出唐原尉洪友敬

五女貞安翁主 仁嬪出錦陽尉朴瀰

六女貞徽翁主 仁嬪出全昌尉柳廷亮

七女貞善翁主 靜嬪出晉城尉權大任

八女貞正翁主 靜嬪出 晉安尉柳頔

九女貞謹翁主 靜嬪出 一善尉金克鑌

十女貞和翁主 溫嬪出 東昌尉權大恒

宣祖入承大統

上幼有美質相表清秀 明廟無嗣默眷已定每見必歎曰

福哉德興 石潭日記

初 明廟敎諸王孫于宮中 河原 河陵 豊山君 宣一日使着翼善冠

曰欲知汝輩頭大小也諸君以次着之 上年最少兩手奉冠

還置御前叩頭辭曰此豈常人之所可着哉 明廟益奇之遂

定傳襟之意 浩亭記聞 一日命寫字以進或書小詩或書聯句而

上獨書忠孝本無二致六字 明廟大奇之

眷愛特厚頻召試學業恩賜聯翩未有名號而已別擇師傅而

教之韓胤明鄭芝衍與其進 宣祖讀書甚精有時疑難出入
意表師傅不能答石潭
胤明以而志學動遵規矩甚有令譽晚而從仕雖不克成德天
資粹美作事敬謹丁卯卒士林惜其早死
乙丑九月 明廟不豫時順懷世子已卒國本未定人心危懼
領議政李浚慶等請預定國本尚未蒙允及 上疾篤中殿下
一封書于大臣處只使大臣見之其中書河城君之名石潭日記河
城君諱祖封鈞
東閣雜記曰浚慶與藥房提調沈通源相議自藥房啓于中殿
請預定國本 時中外遑遑閔箕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
上疾彌留公當國何無社稷之憂也浚慶大悟入請繼嗣承啓
不可辨 仁順王后曰順懷世子卒後 上見德興君第三子

歎曰真人已出我予宜死浚慶曰天意在此矣遂命將扈衛子
宣廟潛邸 明廟不知也疾間開筵閔箕自請以特進官入侍
浚慶頓首於 上前曰玉候違豫擧國恐懼皆以國本爲憂臣
待罪大臣不得不爲宗社計玉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死而大
臣預爲此事歟閔公自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奏進曰大臣
謀國豈計身安古今亂亡恒由繼嗣不定若見此書聖人當自
知之 明廟諦觀色始康曰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之臣矣
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賜箕豹衆衍義進講自此始 宣廟立[illegible]
閔箕首入相府 浩漢紀聞
十月 明廟疾瘳建儲之議復寢賦眷注不已頻召試學業
賜聯翩但未有名號而已別擇師傅以教之
時浚慶持大學衍義入對極陳預定意又上疏論之 上不納

浚慶因此見忤東閣雜記䟽略曰 殿下臨御殆過二紀儲君尚
阻春宮久虛輿國臣民好望休祥而反遭罔極之変遲延以至
之慶宗社之重宜有預急臣民之望宜有所係而 殿下亦宜
早結恩愛使有嚮往歸慕之地然後國有泰山之安民無携貳
之感以 殿下之明聖何憚而久靳於此舉耶或者以為 之
上春秋甚富方來之祥振振不已而 儲闈暫曠何至遽為慮
懼而生此太早之計耶是則然矣中人有十金之產而無分付
之人猶且瞿瞿然為托後之計何況帝王寶器其可不備預而
而輕忽之哉三代以後家法之正無如宋朝仁高二帝當時言
者請遴選宗英異其禮秩俾內外知聖心之有所屬焉二帝不
以為忤卒定大計伏願 聖明遠效二帝之心深察備預之義
選取親賢入諸宮中不須遽加名號只宜昵侍近密朝夕左右

服習觀法情義相通而親附漸篤如此則一國之人皆知 殿
下之心應有所屬人心恃而無疑國勢賴以壯固他日 聖嗣
篤生大業有歸則所謂逆入之人自當退就私服恪守臣職
不撓曲於事而穩合於理乎如以寵待之恩稍加職秩待優
數如宋朝婁寅亮之議亦何所妨云云當乙丑秋冬 上候違
豫行道之人皆以統緒為憂至有泣下者朝廷側足而立生出
不得已之計至禀內旨至今追思當日難處之事不覺毛髮之
竦背汗之浹故史中前議 殿下德澤浹人骨髓愛戴已深凡
以統緒為憂者皆為 殿下計耳非有他意也時廢有定亦豈
有希福於後日者哉[illegible]卑
丁卯春李浚慶辭免相 玉堂上劄請勿遞曰老成國之元龜
雖老病國家所賴而安倚若泰山今此詔使之來尤不可無此

人云云上乃允從侍從史官仍擬本職東皐集世傳公之仍擬不遮殆天之默佑宗社云

丁卯六月二十七日 上候彌重不省人事醫官問于藥房提調沈通源曰欲用野乾水不敢自擅通源使問于領相李浚慶浚慶曰疾病用藥宜有上下當隨症用之問于左相李蓂言豈無他藥用此陋物乎一日午 上疾尤篤雖竟野乾入內未及進御夜三更 中殿急召大臣李浚慶沈通源等與承旨史官入寢殿 上已不能言且不能視內人以紬帶置于臥內而已浚慶等進前大聲曰臣等來 上不應使史官書二人名擧于 上前亦不視無如之何矣浚慶等乃啓于 王妃曰事已至此當爲社稷之計 主上不能顧命 中殿須有指揮 王妃答曰乙丑危急時曾以 上命下一封書當以其人爲嗣浚

慶拜伏地曰社稷之計定矣石潭遺事

時 上命浚慶升御床執手流涕浚慶亦泣曰儲嗣未定 上候如此請速定大計 上已不能言擧手叩個內屛風而已浚慶知 上意稟于 內殿因事急不暇書啓直以語請于中殿曰 上候至此已無可望後事有預定處而自 內殿必有與聞者故今 主上以手指內爲啓 中殿在屛內亦親自傳教曰乙丑大漸之日定於德興第冡子矣浚慶復請命召他大臣及三司長官與聞此教云而使史官特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親自跪奉擧于王凡前曰因 上旨稟于內殿則 內殿之教如此故敢稟 明廟含淚而頷之因昇遐穌齋集東皐行狀

時浚慶卽名注書尹卓然卽簾前書之卓然書第三子之三字

以參 荷潭錄東皐行狀作黃大受大受即衡之孫官至兵郎英宗特贈領相

右相沈通源 仁順王后叔父也以藥房提調在闕中恐有異

議密使鎖其門遂定策時右相權轍奉使赴燕京大臣只有領

左相及通源

時 宣廟遣河東府夫人之喪未葬 東闕

俄而二人出左相李蓂亦至會于賓廳是曉 明廟昇遐大臣

會坐慶會南門使都承旨李陽元同副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

受及侍御仕士迎 宣廟于德興邸陽元只授徃迎之命不問

其君而經出黃大受執陽元帶鬮曰何以不問當迎某君耶陽

元曰已定之事不須問也大受曰雖已定不可草草乃問大臣

曰當迎德興君第幾子乎大臣曰第三子河城君也大受遂書

于紙擧示大臣而袖出陽元等至闕門無馬從德興邸在社稷

洞在闕西不遠陽元欲步進大受曰事雖倉卒不可失儀以駿
騎視陽元曰何處得馬時百官多入闕散哭馬從在門外大受
乃得馬從與二承旨俱騎至郎則侍衛未集雜人闌入天曙兵
判元混須侍衛士始知陽元不明言迎京君只呼上舅鄭昌瑞
通謁而已大受曰當通謁子誰也如此大事不可糊塗古人有
事蕭然後乃拜者宮中有王孫三人豈可不明言乎當請三王
孫皆出觀見然後乃可扈衛陽元不從問昌瑞曰何者號景昌
瑞曰前日所定河城君也大受復力言當先見 天願陽元等
乃請見時雜人妄言扈從者當錄功於是坌集書名以援宮投
勳士亦有求錄者宮奴以錄名之簿授大受曰嗣子命藏之矣
大受不受曰嗣子今日豈有命令耶石潭遺事
李忠刪後至呼曰小人亦來矣大受曰聞國承家小人勿用姑

黃大受可謂不負職事而卒沈滯終身則爲大臣者可無陳請
褒賞之道耶陽元入相大受贓輒則大臣之免於其臣難矣且
前日玉堂之請留浚慶大有驗於今日則經幄耳目之有益國
家如是哉 日月錄

時佻倖之輩坌集從駕聯名成軸且錄其事所爲之事至以策
功爲言者浚慶厲聲促焚曰事自內定臣下何預於其間而敢
爲此言乎 東皐行狀

左相沈通源自爲乙丑啓達之事屢言於公座曰今日 主上
之承統我輩豈可謂無功顯有貪天功之色浚慶正色不答通
源遂沮 東閣雜記

時 上哭辭府夫人靈座乘輦入自光化門 景福宮正南門 步由勤政
殿東進入長次 僉載

七月丙辰 上即位勤政門是日成服 上當即位辭讓不出喪次大臣懇請 王妃亦堅請乃出猶不敢上御座良久乃坐受賀 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上既即位動遵禮法減內班宦官長番之半常閉戶默坐不與宦寺接語朝野想望聖德焉 石潭遺記

初李浚慶既受顧命出賓廳兵部整部伍禮曹修迎立儀李陽元請召三司長官參預浚慶厲色曰我以首相承遺教君招三司將欲何為陽元惶恐失措 上即祚有欲罪陽元者浚慶絕之曰李某只欲敬慎而已豈有他意哉遂沮陽元不自安求出為安東府使 上不以為嫌竟至大用 浩漢記聞

是日闕門洞開百官及下人喧闐雜亂於殿庭無禁止者蓋倉卒之際人人失措禁衛警守之具當倍密於他日而其疎濶如

此後領相素有重望國人倚信之處置雖或踈入不以為非 西厓記聞

時天使行到嘉平嘉山館朝廷因蒼黃未暇致[illegible]於天使遠接
使朴忠元令通事洪純彥告國恤上使含淚曰二百年無之事
我等欽差適見之矣 東閣雜記

時詔使翰林檢討許國兵部給事魏時亮以頒[illegible]詔
東來至安州聞 大行王訃疑國中有變問譯官曰前王有嗣
乎曰無更問首相為誰曰李浚慶也曰國人以為賢而信之乎
賢相也素有德望國人信之兩使曰然則無憂矣 上以權知
國事衣衰冕七章之服迎詔于郊外接待無違度兩使注目不
暫輟歎曰達等妙年動中禮節得此賢君東國之福時 上春
秋十六矣明日兩使以素服弔喪 石潭日記

時許親大有疑惧色曰今国君無嗣而藩國內之事事不可必吾輩還為越江待国事有屬而来須諳命似當時亮則日国必亂矣吾輩與其棄君命於草萊不若死頃有自處之意曰問伴使曰相臣當国者何人也以文章為之者耶以德望為之者耶答曰以文章德望具備一国素所倚重兩使喜曰然則無憂然猶有趦趄之色即使舍人俞湜先行疾馳入都問喪亂其實數偵探事故也又為題本發送北京然後明日遂行而在路徐徐以待深回報蓋欲詳悉從容而貌嚴正擧止有法及入國都見淺慶擧措雍容國事整頓言正并行一無違礙相顧歎服曰人国之有賢相豈不重歟後許國每遇我国人必問李相國安否 東皐行狀

兩使後再明日謁文廟仍坐明倫堂儒生二千餘人拜于庭兩

上嘗謂諸公子曰爾輩諸子樂於爲君乎一人不得其所若予之憂也豈如爾輩出入自恣無所係着者耶從吾從河城君耶侍以供朝夕而心無所憂則必勝於南面之樂矣見閣公私

上之乳母家有屋轎入闕見 上有所干曰 上不悅聞其家驕乃叱曰汝豈可遽乘有屋轎耶命黜之乳母步還其家[illegible]

上頻御經筵辨問甚詳講官學未博者乃憚於入侍同上

宣廟時文龍浸盛洪暹朴大立等爲考官以[illegible]用所進女口爲表題其後暹等入侍 上從容言之曰頃日試題未知誰所出也人臣之道當諫則諫豈可如此存形迹乎予有感焉大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者有諷諫者有譎諫者莫非出於愛君也 上曰卿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大哉 王言此所以爲 宣廟布政之盛也浩濟

獨拙是可取也竟不允又於筵中論諸臣能否 上曰湜也拙
戇也固執湜即申湜戇即許筬湜感 上知遇自此用拙自勝
芝峯

宣廟儉德高出百王晚年違豫內醫入診 上着青布襦衾用
紫紬所御衣亦青紬襦裙有進奉器用素瓷無花素屏書簇
帷帳云 [illegible]
御衣無錦段尚設不貳識嘗迎詔西郊內侍進午膳及擬令於
諸儀賓賜之所設只水流飯一器乾魚五六片及醋薑沈菜醬
而已諸公食訖 上命畢餘袖去曰此禮也 記聞
入侍臺諫有以近來服飾奢美而言者 上出示所衣示群臣曰
予衣亦用綿布臣子服用豈有過於予者耶諸臣惶悚而退自
後後習一變 同上

貞淑翁主嫌其庭狹且隘告於上曰隣家逼側語聲相聞舍宇淺露無有礙陽願得價而買其地 上下教曰聲低則不聞籬隔則不見庭何必廣乎人之居處容膝足矣因下亂藁二部曰以此蔽之可也 同上

上聖智出天凡邊事規畫皆自睿斷備局諸臣無有下問以上教允當覆啓而政院奉行不及往往惶恐待罪故其時語曰惶恐待罪承政院 上教至當備邊司 芝峯類說

庚子 王妃寢疾藥房以醫女愛鍾稍解文字術業優於其流請令入診 上曰聞愛鍾是娼女雖有針砭之術不可出入於內庭也 鑽

上嘗與征倭天將泛舟漢江天將曰此有潛龍軍校中有能捕之者請觀之 上曰龍不爲害何必捕之天將笑而止蓋中國

人多善幻術者故慝或被其詐且慝所捕雖真亦難處之也公私見聞

癸酉館學儒生上疏請撤淨業院設尼寺　上手書荅曰在昔善之地講論者道義也期待者程朱也宜益動心忍性切嗟琢磨敬義夾持表裡交養為他日真儒上輔寡居下澤斯民治隆俗美則吾道之盛異端之衰不足慮也何必如太武誅沙門毀佛寺之為哉

上剛毅果斷恭儉慈仁誠孝出天英智過人性儉約不喜芬華聲色遊畋之樂不留於心食不重味衣常澣濯妃嬪亦不敢服侈喪亂之後尤以縞素為質宮中粒食不令遺地曰此皆農夫辛苦之物安坐而食已忝矣況可暴殄乎嘗見内人炙食牛肉曰非牛不耕人而殺牛不仁甚矣況今蕩敗之餘雖嚴禁猶懼

不足以孥息豈可任其屠殺乎錄行狀誌文合下并同

上尤勤於事大之禮雖在流離顚沛之中未嘗少懈每對進方

物必親自點視或物力不逮情意少歉則比使臣還不能安于

心對羣臣語一則曰皇恩二則曰皇恩睠戴之誠不啻如孝子

之慕父母師興之後天朝文武將官前後出來者皆不知其幾

上自元戎下至軍丁無不殫誠致款各盡其禮王疾已甚勤盡

至猶自力扶入拜跪蓋出至情非強爲也

嘗於行中失御劄有司捕拾遺者欲治之 上曰旣已失之必

有得之者命釋之誌狀

初年搆小室於寢側以爲讀書之所亦寥令內需司營之不以

煩有司玉堂觀知之上劄請停而垂曲措辭甚懇嘗爲引歸

非拒韻之語以杞之終不譴怒

上嘗用人才各稱其職尤重儒術之士或有擿毁者必曲加保
全嘗諭大臣曰我國人才眇然而其所以取之者專在科擧其
間豈無不屑擧業而空老林下者以人事君卿等之職也宜務
求瓌材異行之士使予得以用之昔晏嬰薦其僕臣謝安擧其
兄子爲其人也不以親戚而嫌不以微賤而廢也
上文足以陶甄至治武足以戡定禍亂明足以辨别忠邪智足
以綜理事務眞所謂不世出之聖大有爲之君其中遭亂運蹔
罹播遷乃氣數治亂之所關而卒能剗除戎疾身致重恢以永
國祚於無窮則非天下之英武其孰能與於此同上并

大妃垂簾聽政

丁卯七月　仁順大妃垂簾同聽政
大妃欲行拜陵之禮領相李浚慶啓曰攷據國朝典禮無王后

拜陵之文此實非禮之擧昔東晉之時有皇后拜陵之事蓋以
皇帝幼冲之故當時議者猶以爲非礼而止自後歷代禮樂之
備未有如宋朝亦無皇后拜陵之禮其爲非礼據此可知我朝
拜陵之事間或有之皆循一時之情爲此過擧今者因循又爲
拜陵此實重 先王之過而爲欽也之擧豈所望於正始聖明
之初乎今若踵前日之非又行非礼之擧則自今遂成古事開
萬世無窮之弊如魏 胡后之拜泰山唐武后之爲亞獻將無所
不至況今天災地變疊見層出固當恪修人事以保之猶恐
有非常之變乃復爲干礼犯義之擧以怒天戒乎 答曰啓意
至當恐懼不已死則當侍山陵耳爲國家宗社未果耳 東皐集
大妃聞垂簾久近大諫白仁傑進曰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
以久聽國政 大妃不悅未幾撤簾 名臣錄

戊辰二月(元年)日有青赤暈白氣如虹貫輪　王大妃還政于
上撤簾謂侍臣曰女主為政雖使庶事咸熙大本不正他無足
觀況未必盡善乎日變之作良由未亡人之聽政也(石潭)
德興追尊(大院君先世昌嬪安氏　大院君妣河東府大夫人鄭氏)
己巳十一月尊德興為大院君加嗣子河源君鋥爵一品　上
欲以一品爵世襲俾奉其祀朝臣皆以為不可且曰王子之祿
例限四代舊規不可變也乃以爵祿限四代只以土田臧獲世
祀　謹按專心正統國理之常崇奉私親亦情之至也名分之一
是節之外極其隆重無所不可朝臣不探情禮惟旧規守　夫舊
規雖不可變事理萬變亦安能膠守乎今　上以旁支入繼大
統此亦舊規乎大院君誕育聖躬而四代之後嗣孫絶祿其與
嗣濮王世祀之禮異矣豈不有憾於聖心乎(石潭日記)　先是因領

相李浚慶所啓 德興君追崇事考禮文廣議以啓事有傳教
廷臣引宋濮秀二王追崇典禮廣議施行而李滉方被召在京
旣擬上議具六條并其上下論叙不果上復以差獻官行供物
一節與奇大升反覆商量其大意以爲古者旣有降私親不得營之文
今廟在本第後世之後子孫不得不以昭穆入祭差官行祭勢
有所碍且一廟之內一祭之設豈可祖以官供孫以私具乎當
爲置土田臧獲世護其傳不得輒有分割四仲月時祭有司供
牲豕一頭餘悉家具以應不祭私親之義可以永傳無弊允爲
便當云初 上入承在河東府夫人初喪將葬自 上遣官行祭
祝辭有謂皇伯父而稱孤姪大升以書質之滉曰程伊川皇伯
父之說宋鑑皇從兄某之子及皇伯云者皆指皇帝之皇今乃
誤指爲皇考之皇豈不大乖哉皇考之皇尤不可以二用於傍

尊也 仁宗於 主上爲皇伯考矣伯父之稱亦甚未安且孤姪之云雖據家禮爲文當云孤姪子不當云孤侄也且致祭事方在國恤之初宗廟之禮亦不敢舉宜爲私親倣文廟行祭況近侍之臣服大王斬衰輕與於私親之饋奠亦豈合禮云云柳川箚

庶孼林芑能文授吏文學官性陰險喜事隨金澍奏請改宗系事以功擢堂上每僥倖朝廷有事 宣廟丙子窺 上意厭士類又欲追崇德興君乃呈疏大槩以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論爲非聖人之法 主上當爲德興君之子極其尊榮且論 仁廟之主不當在文昭殿且詆士習讀心經近思錄釣名以長虛僞之風云云都承旨鄭琢與芑有舊知疏上必得罪故還送芑家使之改製而猶多悖謬政院不敢啓亂語傳播諫院聞之啓

[illegible]之[illegible]憤惜陛之心及動兒邪之說眩亂是非詐惑視聽其貽
害朝廷嫁禍士林之計慘矣請亟命拿鞫　上問政院曰林芑
之疏在何處乎不見其疏無以為答政院納其疏　上覽後曰
芑言誠如啓辭則固當拿鞫今見其疏別無過悖之言非徒不
當加罪所宜加賞諫院必誤聞矣於是兩司伏閤請拿鞫林芑
略曰芑欲移　仁廟之主出文昭殿此罪同於廢置君父矣且
欲追尊大院君而以為人後為之子之論為非是欲絕父子之
倫也且以讀心經近思錄為釣名是欲禍士林也　上答曰文
昭殿當廢之說倡於趙光祖之口若罪以廢置則光祖當先伏
其罪不罪彼而罪此無乃林芑不伏乎且芑言欲為所生之親
世祀也非欲追崇也以么麽一芑之疏至於兩司伏閤無乃躁
乎不允伏閤經月未蒙俞

丁丑五月　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爲禮不可祭于私廟　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詰獄鞫問大臣救解乃呈時金字顯在玉堂人或尤之曰他人不解事不足道乎是請者之人何以作無稽之論乎字顯曰僚議甚銳吾孱弱格未至不敢止耳　謹按所後之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輕矣雖一意於正統豈可絶情於私親乎　主上於大院君之廟親行祀享於禮無違於情所不免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疑　主上祭大院君若用君臨臣廟之禮乎不可臣父若用子入父廟之禮則有妨於尊正統故不可祭云此皆非稽古之說也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學宮禮焉公朝禮則以君爲尊故雖諸父恭行臣禮焉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則以尊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孝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學宮禮則以師爲尊故

雖王子亦有拜老之儀若孝明拜相宗是也況大院君是誕生
聖躬假使尚存　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於宮中必欲見之令入
其廟用侄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乎徐儒無視理之功徒知
尊君抑臣之為禮而不知私親之不可抑乃進無稽之論以致
主上過於暴怒幾有過擧誠可歎也　昭鑑
丁丑四月始定大院君廟主百世不遷與孫世襲之例以堂上
官敦寧都正加出一員歲奉其祀四時祭需自官給之推恩河
源河陵皆階正一品安湜敍六品職且給米布都昌瑞陞堂上
皆收議大臣以示不敢專之意而言官猶論執累月不允　雜錄
日記 御批
戊午六月大院君房失火命繕工營建一如舊制監造官後論
賞　御製 物冊

上議祭私親大諫白仁傑以為繼統之義雖嚴而私恩不可盡
絕今遣祭官以伸至情無不可者營府以為非是駁遣尤菴集
時清士滿朝務從抑損白仁傑言其太過以此見棄士論終
不容邑川丙貴劄
公言禮緣人情 殿下雖入繼大統而私恩不可盡絕無嫌於
名義則所宜遣祭以伸至情 上從之
丙午秋金禬上疏請追崇 大院君疏下禮曹首相柳永慶使
副學李惟弘館判書申欽意欽正色曰此事有先儒定論宜答
異議惟弘色沮去象村諡狀
有金禬者上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蓋柳永慶諷之也 上下
其事希望之徒多有傅會李恒福議曰此事在上行之者貴從
權宜在下非之者固執經常為得體白沙行狀

昌嬪安氏坦大女選入　中廟後宮進淑容　中廟昇遐早卒
請徇故事出居仁壽寺　文定特命留侍禁中　宣祖丁丑追
封昌嬪享祀于大院君廟　孝宗九年戊戌用儒臣宋浚吉議
定爲不遷之主　肅宗五年己未置守墓五戶樹碑有二男長
永陽君岠次德興大君岹
安坦大家勢甚寒微而性醇謹不與人較自女入後宮持身益
謙謹及嬪生王子女遂杜門不出恐人或以王子外祖家稱之
及　上入承大統安處地尤尊貴而身不着紬段晩以老病失
明　上欲賜貂裘以榮其身而恐違雅志使人試其意安曰我
是賤人着貂裘死罪違　上命亦死罪等死無寧安分而死
上知其意不可奪命家人稱爲兒狗皮以進之以手摩挲曰尙
方之狗有別種耶柔細至此以原從勳例得迪順副尉告身

孝廟朝追贈右議政公私見聞

仲乙巳諸臣冤削乙巳僞勳

上嗣服之初首以白仁傑爲副校理儆陞直提學仁傑之名復

用循懦慨論議不可以老者退人倚爲重石潭遺事

丁卯十月因冬雷大臣以乙巳以來被罪者列錄以上命啓

還放或請復職宋純許曄等並給職牒時領相李浚慶主論甚力

有言作事無漸恐有後悔者浚慶亦不聽石潭遺事

命復盧守慎柳希春金鸞祥等官爵被謫二十餘年始蒙恩命

上

時命書釋乙巳諸人存者盧守慎柳希春金鸞祥等次擢用[illegible]

時李浚慶等議曰乙巳以後被罪之人橫罹冤者甚多至今士大夫

之間情鬱不絶公論愈激宜冤伸雪正名新政之初其時被罪

愼等也大臣亦以爲言於是皆拔擢仁傑已陞堂上守愼拜五
提學希春拜應教鸞祥拜執義未幾皆陞堂上[illegible]
時因李浚慶之言乙巳人復官爵放錄竄還者三柳希春
竟

時沈義謙與士類相議 明廟幼沖爲 文定所迫魚肉士林
佛道大行正學泯滅若不更張則國不爲國而 主上自新之
德無以感動於士林矣義謙密疏于內得其聖允首倡伸寃乙
巳諸賢及薦六叅俱備六人錄科一

乙巳之禍人心共憤者久 上初卽位多欲卽請伸討之擧李
浚慶曰 主上以幼年新承大統未諳於國家是非人心去就
且上有 慈殿今若遽論先朝大臣及政令布置而汲汲然擧
起事者有若乘時力勝沮憤者然則不但事勢未安而亦恐

[illegible]乎若等抵其隙而奏之則[illegible]可不[illegible]
待之[illegible]旬日久注意開導不可暴發而[illegible]論[illegible]先得淺
露易見之疏若干條陳仰理開端則納有自歸之漸李有永釋
之勢云云 東皐集

乙巳九月李浚慶侍　上語及乙巳曰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坐
死者其廢痍未合矣校理李珥曰大臣之言何含糊不明乎衛
社是偽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奸凶斬伐士林冒錄偽功神
人之憤久矣今當新政之初當削勳正名以正國正浚慶曰此
言則然但　先朝之事不可猝改珥曰不然　明廟幼冲卽祚
雖不免奸凶之欺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奸矣雖曰　先朝
之事豈可不改乎先是白仁傑每見李浚慶稱李珥賢且才可薦
用及珥於經筵尋斥浚慶之言浚慶不恱謂仁傑曰爾之李珥

何其輕言乎 同上

庚午四月兵參白仁傑上疏請雪乙巳己酉之寃　上下其疏

于大臣使之議啓領相李浚慶等啓曰乙巳己酉之獄實多有可議

之端然在今日似不敢輕議也己酉之獄

謹按乙巳之事三尺童子皆知其誣枉卿人之憤久矣今乃

言及之而不言諉以不敢輕議其荒甚矣 同上

仁傑之疏既發乙巳之端衆情憤鬱咸以爲寃枉未早致此旱

災浚慶見物議難抑乃率東西壁詣闕請雪丁未己酉罪人之

寃削李芑鄭彥愨官爵猶未舉乙巳明日三司同發請雪乙

巳以下寃枉猶未舉僞勳 石潭日記

玉堂劄曰在昔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而尹元衡兄弟與

尹任構怨相傾日甚於是有大小尹之說識者已知其爲禍胎

矣 仁廟[illegible]
明廟亦以爲大禍朝夕將起當是時 文定深居內殿 明[illegible]
方在沖年外間之事何由灼見玆不能不動於邪說而尹任叛
逆之名[illegible]於此矣及 仁廟大漸丁寧援受 明廟以嫡統亇
務以承丕緖天命人歸孰敢有一毫異議於其間哉只緣元衡
與李芑等挾憾媢毒將殲善類鼓煽根之說搖動當時脅制朝
廷尹任固爲几上肉而柳灌柳仁淑皆與李芑有嫌故俱得是
罪猶未敢加以叛逆之名鄭順朋以陰譎叵測之人欲圖大利
誣歸逆跡敢欺君上于白日之下至誣旣逞大禍斯作夫以尹
任麁鄙無狀濫侍宮禁之罪誅之固無足惜而叛逆之事實無
形跡況柳灌之盡心事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豈有毫髮超
貳之端哉三人旣死一無可推閔林百齡知尹任之情李[illegible]

輕躁怯弱可怵以威逆誘脅百端約以免死彼信聽之恩是教其者名胡言亂語莫見端緒牽奸捃摭其稍涉不道者皆為誣逆之情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叛逆則當推鞫得情明示典刑夫誰曰不可今也不能始則或遲或羅次則竄謫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承其服自古未聞討戮詳遲之舉逶面不明若是之甚也至於瑠之被誣也瞎加淫刑榜其身毒瑠不勝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救之乃得脫掐鳳城之死出於金明胤之綫曰璧書之禍生於鄭彥慤之妻子忠州之獄始於同氣之鬩墻成於元孟之鍛鍊紛紛告變不知其幾此是罔蔽君上羅織忠良冤痛極矣舉國之人莫不知之故元孟恐其奸狀發露欲以殺戮之威鎮國人於是貪功嗜利之徒希旨生事此所以告變者接踵而告

人無孑遺矣夫以 明宗之恭儉愛士少無失德而臨御二十
餘年天心未豫災異荐臻迄于 殿下變怪尤酷豈非大究未
雩傷和色沴以至此極 明廟末年天譴聖衷惕然覺悟漸
啓伸雪之端方銳意揩磨志未就垂簾之日克遵遺意皆引
領而望庶見天日還照而霈息中止云云 栗谷集
當初搆禍之時尹元衡貴鼓邪說欺罔 文定下密旨亦不顯
言叛逆之狀鄭順朋李芑林百齡等陰囑兩司欲罪尹任柳灌
柳仁淑而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則欲隨其議其他臺諫持
正議不撓於是凶黨相顧罔知所措林百齡乃倡告變之謀夫
叛逆天下之大變也當聲罪致討使人心曉然知其極惡罔赦
可也安有潛謀秘議陰囑兩司之理此其爲誣罔之證一也忠
順堂入侍之時李芑進言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仁

淑亦有形跡因議其罪寬任罷仁淑遠竄彼誠叛逆則李芑於
任等有何畏忌而不明言其叛狀乃以不自安存形跡爲言乎
此其爲誣罔之證二也大禍之作專出於順朋之一疏疏中誣
飾無所不至而順朋旣知任等不軌則何不於忠順堂告陳之
逆疏如此乎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時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旣
羅之人乃謂不軌乎此其爲誣罔之證三也元衡旣以能語譽
惑 文定而又造諸言以誣恭懿至今臣民不勝痛骨之至
惟我 恭懿王大妃聖神之配任姒之儔任縱有奸謀 恭懿
必不顧私親舉義討賊之不暇安有反私爲誅與之交通之理
乎此其爲誣罔之證四也凡定罪之時雖犯死罪必窮推得情
備其文然後乃正典刑況治叛逆之賊乎任與二柳之死也
不問其情不取其服[illegible]不過逆定[illegible]曰以秘邪術而已此其爲

究小人之歸方始悔悟而與奸臣不合遂得重罪齊三則至於則勳臣黨之中亦相矛盾況一國之公議乎此其為一國之抗也李彥迪權撥皆仲敏任等者也臣以三人并錄于勳籍者皆揆名賢而欺士林也撥之錄功又在番諸之後尤為無理況有仲牧之賊而得參勳籍之理乎小人之欲借重于君子者於此亦可見矣二人之錄勳固非本心而身正奪爵亦宜也已竟陷奸穽幾至赤族朝錄其功暮治其罪錄之何益其不能慮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也沈連源素不與邪議而亦稱其功乃曰臣以連源并參功臣然後勳籍為固連源心恥其非外畏其禍不敢力辭錄功還家與其妻相對而泣夫衛社之勳果實不實則宜皆慶賀有山河帶礪之固何必強援外戚為長久之計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一也臣感鄕陰清議不滅街巷之間言或

權兵則孰加以比護逆黨之名至於柳塽只以武定序文爲不忍
序看之言流誦遐邇幾死復還夫好善惡惡國人之所同然
何必注刑鉗網然後乃息国人之囂囂乎此其[illegible]十
二也陳其大槩雖止於斯其他可證之實難以悉擧云云
瀆者伏睹 聖明答翰苑之批曰謀逆之状衛社之功皆載於
武定寶鑑若然則 殿下之所信只在武定寶鑑而已夫續武
定寶鑑者奸凶欺罔 聖母極其誣辭雖織成書繪有餘巧旨
謂無瑕可指可傳萬世者也雖然今見其書痕隙百出適足爲
識者嗤笑而已請以武定寶鑑明其虛僞而崇順堂八侍之
日李世進曰尹任多有不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云云
如
彌曰任可竄仁淑可罷灌可遞衆議皆此中光漢曰危疑之
際不可不鎮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李彦迪曰事必先明

亞大不赦恐有士林之禍彼三人者誠是謀叛則李芑何[illegible]何不直言而光漢款迎仲牧若凶方自古未聞誅叛討逆福之士林者也此其爲虛偽之端一也趙二日加罪三人之時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若至保律許其太重濟與任淑附尹任謀危社稷其罪極重而事涉者從恐亦可以一律斷之夫包藏禍心謀危宗社者極惡之罪在法固故春秋之法尤嚴非從其黨與則順附於彼三人者何愛惜而救護如此乎此不過構造虛言驟加大戮人情駭怛莫可鎮服故欲以浸潤之術漸致重典耳此其爲虛偽之端二也權撥社稷之臣也書啓之辭皎如星日　殿下試垂睿鑑則可以想見其爲人矣撥之律狀如此其至矣而反錄于勳籍此小人欲假君子以服人心也自古安有伸救逆賊而得爲功臣者哉此其爲虛偽之端三也

順朋因擬之啓而發怒乃上誣罔之疏大禍斯起夫順朋之疏
未上則尹任只為不自安之人灌等只為稍存形跡之人而已
順朋之疏既上則三人乃為締結謀叛之賊順朋早知三人所
為則何不於面對之日盡言不諱而反欲救護乎且廷議不然
而順朋之疏獨如此則當使順朋與三人對辯取服定罪可也
今也不然獨以順朋之疏為信而不問三人謀叛之狀朦朧賜
死此其為虛偽之端四也順朋之疏極其誣飾固為巧密而其
論尹任之罪則只舉丁酉之事且曰陰圖不軌而不能言其不
軌之狀所謂不軌者何事也知而不言則順朋亦有罪矣不知
而言則其為誣罔亦明矣此何異於以莫須有三字斷岳飛之
罪乎此其為虛偽之端五也順朋所論柳灌仁淑之罪尤無指
的之處灌則以有當立何人之說仁淑則以有默然不悅之言

自古安有見其辭色便指為叛逆者乎且順朋則曰柳灌實首
相附耳相語曰當何人立尹仁鏡則曰與林百齡會坐時柳灌
入來曰宗社大計言既有異日亦不同好黨合謀之說自相
矛盾乃如此此其為虛偽之端六也諱簡之說上誣 恭懿王
今思之痛心痛骨 文定為元衡所欺罔不能不致疑於 恭
懿元衡三罪不勝誅矣若非 文定以慈愛扶護則事且不測
矣 恭懿之塞淵寧有交通尹任陰圖凶謀之理乎此其虛偽
之端七也順朋之疏既上而正罪三人之時林百齡曰三人自
懷疑懼反有患失之心其漸將無所不至百齡既參元勳得無
幾之嫌則三人不軌之狀宜無所不知而何不明言其叛狀耶
乃以患失之漸為辭乎人臣之患失雖曰有罪若悉取世上之
鄙夫而誅之曰汝有患失之心將無所不至則世上之人得免

無識非不辨蔑麥之人謀叛莫大之事也乃與老婢相議于仁
其爲虛僞之端十一也甞臣又曰任隆謀秘計與淑儀婢內侍
難知之此官尤爲無理謀叛之大雖父子之間不敢輕說於
儀婢於任爲何如人而乃知任之陰謀乎其他從伊王檢香
一之類皆迷暗女子也任非喪風喪性狂言亂走者也欲舉大
事而乃與此等女子說其情於乎此其爲虛僞之端十二也厚
凶之所恃而雀躍者只在李德應之供而今憑供辭自相矛盾
者甚多蓋畏死求生胡亂說道故也今舉其一二則德應曰任
謂有上凡事皆議決於大臣吾門可保五六年無事又曰大行
王昇遐後　大王大妃進內官勸粥於任及汝鄕任曰我倚病
入內云以我爲不測而終不與議傳位乎　主上見之感書
甚也[illegible]等皆[illegible]曰任[illegible]通[illegible]灌仁淑而臣曰安知灌仁淑以

父爲無狀而反唇父也任曰果然如此等說或以尹任爲心甚
自安或以灌仁淑疑任之無狀則與所謂與灌仁淑共謀者何
其懸絶耶且只稱其共謀而終不能言共謀之爲何事則可見
其誣服也此其爲虛僞之端十三也假使三人共謀不軌必有
文跡辭證歸一然後乃可依律定罪今也不然玉梅香之供則
曰瑠到任家任坐庭中語瑠曰汝當立矣從伊供則曰七月初
三日任謂興義曰欲立鳳城君興義供曰 仁宗大漸時父任
言鳳城君若以問安入內即使傳位則孰能禦之瑠之供則曰
任欲議於朝廷封 主上爲上王將立臣或鳳城矣前後各人
之招至相逕庭一至於此尙可謂之辭證歸一乎此其爲虛僞
之端十四也奸凶手自粉澤之書其謬妄乃如此雖欲信之不
可得也今之卿相多有目覩者而 殿下不信其言乃信奸凶

一時之說可以取信於後世則司馬光永為奸黨朱子永為偽學唐之羅織經可謂用法之程式矣天下寧有是理伏願 殿下取武定寶鑑恭以臣等之言反覆相證怯順輿情以定是非不勝幸甚同上

五月弘文館始舉削勳之議自是三司舉朝皆請削勳 六月丁未巳酉罪人並命伸雪惟李弘胤不赦削奪李芑鄭彥愨官爵是時臺諫逐日伏閤玉堂日再上疏大臣頻啓舉朝及宗親儒生忠義之屬皆爭上疏八月因災異命招三公東西壁六卿三司長官啓議乙巳之罪始削鄭順朋林百齡官爵明日三公率百官立庭請削偽勳伸雪柳灌柳仁淑之冤自是兩司日五啓玉堂日三上劄 潭原

九月臺諫以久未蒙允辭職不行公

後慶審劉曰朝廷所宜懲討之事大奮上請廷立面爭將逾
半歲而至尊之牽多官擔連者亦因公論憤羨勢不可抑遏
俞音久閼人心轉鬱闕庭喧鬧非獨臺諫疲其耳目百司胥僚
皆疲聽於省吏與皂隸奔走長立無休暇之隙而臺諫皆奏之傾
惟以不得其言則去為重而無有了期臣有老母之見亦未托
婦之憂伏見近日公論久閼人心益憤朝廷之上閭巷之間至
於村野愚氓莫不以幽冤未雪奸凶逭罪尚帶勳籍為冤而嗣
為痛悰悰焉忿忿焉遑遑焉如怨其私讐如憐其親戚其意其
極溺惡語危言無所不至是孰使之而然又孰誘之而發乎蓋
其冤枉之痛奸凶之毒深入耳目入人心腹當時哀痛惋惜之
念愈久而愈甚不能自已耳曾者黨禁未解而黃巾亂作劉曷
冤死而藩鎮稱兵朝廷處事得失係人心治亂古今之明鑑也

竊見國家運厄連仍前歲失稔今年又旱民無自贍之計官無可捄之儲苟擔而立目動而行盜賊之叢直須呼吁奸雄之傑黠者若藉而爲資糧嘯聚知人心憤菀在於此事或以伸冤討慝爲名則適足爲藉口之奇貨念及於此不勝膽寒云云

上下諭至責其交戾波慶上劄待罪辭職

十月兩司執職復啓乃命二柳仲郢叛逆之名十一月復啓 百司靡敢吁閤者凡七朔而竟不得削勳 謹按本朝吁閤竟未嘗允其故有四嗣服之初雖未遽革前謬大臣當以好惡之罪良善之冤日陳於經席浸漸於 聖聰使 主上預定好惡之權衡而顧乃含糊未吐及其端既發猶以不可輕議爲言致 主上難於猝改 先朝之事一也大臣皆以尹任之事不可論也似若以尹任爲實謀反逆者尹任實是叛逆則豈無黨與而

其從者豈無動於中 主上不能無疑二也當初入啓之時不
率直請削勳而辭旨迂回不明示之誠意 主上知大臣迫於下
情而非其本心故終不取信三也原從之錄太半是內人之族
根盤宮掖百計交亂而關中之人習聞叛逆之名泣訴于 慈
殿及以公論爲負 先王慈殿不能辨誣 主上難於擅斷四
也石潭
上方峻拒公論朝廷洶洶人或勸沈義謙使達于 慈殿義謙
辭不敢白仁傑曰李樑之亂義謙實通于 慈殿今獨不敢何
也是義謙不欲削勳也先是有以削勳事問于義謙義謙曰原
從功臣千有餘人多有締結掖庭者此人等必冒死爭沮公論
若舉事而未成反有害焉不如且止識者以是短義謙石潭 乙
亥正月 懿聖大妃昇遐明宗王后沈氏

丁丑六月 恭懿大妃不豫 上命八道疏放 大妃請于
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瑠職牒 上重之問三大臣灌職
等係違啓達不盡道言 上只命給灌仁淑職牒於是三司交章
請削勳而不允或謂右議政盧守愼曰公少時居泮宮儒生方
喧笑若見公來四座咸肅斂容[illegible]中心有所議惟公言是從
若有好議論雖不出於公亡必曰此是盧寡悔所論也公少時
名望何如也今者依相別無相業可觀而嘖曰 恭懿殿李亭
請 主上復任瑠之職 主上問于三公三公當於此機會盡
忠正事而乃係違啓達使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皆不快於
公公何為若此耶
恭懿大妃疾甚時廷臣方請削乙巳之勳數月不止三公率百
官庭請而不允 大妃欲此[illegible]

巳好黨曾誣 大妃陰主任瑠逆謀故 大妃以爲冤痛同上

十一月 大妃疾病大漸而宮人多有乙巳原從功臣族黨惡 大妃欲削其勳每於 上前白以 大妃病不至劇一日 上問安後進見曰削勳 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擅改故不能從外廷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為未亡人輒改乎 上退未及階 大妃蔟聲痛哭 上聞之驚還于階下叩首良久召老宮人謂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度過吾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居數日 大妃疾革微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皆冷宮人走報於 上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 中殿亦至相對涕泣 上白 大妃曰當削勳矣願安心調病 大妃乃喜而目隨而瞑 上請開目則 大妃不能視言未了了 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謀

上曰 上恩罔極不知所報 上命削乙巳僞勳復尹任官爵
職 謹按自古勳績之不正者固有之矣亦未有虛僞如乙巳
者也 恭懿殿坐受誣辱三十餘年豈能一日安於心哉
病痛留廷議甚盛而自 上不能快從 懿殿之疾已不[illegible]
甚後始惻然承順而翌日薨逝嗚呼哀哉 石潭遺事
削勳教文曰國家值不幸之運群臣肆毒於襄時人心有難誣
之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国是如日星昔在乙巳
之兩年懃華勛之緒陟好人不逞禍心無厭尹元衡以揳揄之
性稔鬼蜮之謀既憑肺腑之親兼據城社之勢挾私憾於尹任
久懷吞噬之志顧所憚者儲宮未試賊害之術嬪成大小之譏
漸非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猜貶而旁伺當 仁廟在位
之日無隙可乘及 龍馭賓天之後惟意自恣 明廟以介弟

八承統緖倣正　文定以安后權傾宗社頼安有血氣者共戴
一天為臣子則孰懷二心敢造言於無疑之地實欲逞其積忿
之凶元凶尉吼厚奸媚起芑與百齡進為腹心爰及順朋互成
羽翼托密旨而脅外朝累被臺臣之斥遣使妾而攙內聽潛成
市虎之讒欲加罪而難其名首倡不自安三字旋蒙誚而為之
辭終陷大無道與柳灌柳仁淑顧命元老惟懽若卿咸守正
而不撓以異己而就戮瑠亦何故任之姪屬亡命只欲偷生詎
望視死如歸被孽非由自作實緣指無為有構成禍穽文致大
獄誘德應而免死俾證其脈教毛籍而誣諸遂以為證睹惑請
張鍛鍊羅織畏清議之閒蔑掩衆正而盡劉至於鳳城君之罹
禍亦由金明胤之構證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饒人同極
慈母之所以見叔致維城之斬壞雖同氣而莫保危有痛焉不

忍言者梓宮方臨外家之血肉根藉囊言偽挾內庭之媒櫱播
毒非惟肆誣於 內殿實是嫁禍於 孝陵有指鹿難赦之罪
無一毫可紀之功脅倜君父戕歃銅盤之血汚辱宗祐至勒鐵
券之名雖謀詐極其巧密而黨類相自矛盾許磁數鬼神之難
誣仍致投荒齊仁怖小人之不免竟被奪勳鄭礦爭其交順朋
而因憂致疾元稱諫其叔李芑而逢怒坐擠敗露之形難掩言
慝之鋒未戢餘禍所及累年逾酷神人之交憤極矣邦國之不
亡幸耳然而白日中天雲翳漸釋寶鑑當空魑魅莫遁斯先王
開悟於末年痛奸凶欺蔽於初服量移遠謫之臣稍釋縲紲之
冤雷雨之澤未霈存沒号籲之痛遍纏臣民予以沖眇之資叨
守艱大之業仰體皇考之志親承 慈后之教當丁卯之權同
以用舊人遏庚午之廷爭略採公論李芑鄭順朋林百齡鄭彥

懇等削其官爵柳灌柳仁淑等滌其連名丁巳己酉兩年被罪
之人復其職牒還其籍沒一國之心雖欲盡革　先朝之事未
敢輕改願與情之益激仰天道之必復洞察朝覲往疫故在當
日洞知情狀乃於一庶之彌留命雪西人之冤枉于於是詔及
大臣卽命還給柳灌柳仁淑職牒唯任瓚贈等并童大猶且遲難
弟以國言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王侯惟榮忽懷非在於羈領
事求其時天不容惟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今[illegible][illegible]給[illegible]出職牒
盡革罷衛社功臣收其錄券啓達　懿殿且念人情不帝猝剗
未及獨教空漂擢痛迫欲布告於國仲寬許罷既終　先王之
志開國承家永絕小人之禍故茲教示云云錄[illegible]
丁丑十二月以削勳之事大提學金貴榮製教書以進之其
意不備　上曰此是國家莫大之事當辭王氣而以曉諭中外

可也豈可草草如此乃使李後白改製 石潭

作追卯黨

丁卯九月沈通源削奪官爵放歸田里十月削元錄官爵

沈通源逢源之弟也少時累擧不中甚不得意金安老嘗因通源對策指安老爲忌諱遂擢魁科　中廟甚不韙之故未得顯官　明廟即位以姻戚發身驟歷清要遂陞台府爲人庸懦無廉隅處事含糊而貪黷無厭賂賄輻輳門如市肆其長子鐳及李子鏻爭以財利爲事奪人臧獲財產無異盜賊僮僕放之市爲民害李樑縱恣實與通源形勢相倚樑既敗公論欲發畏其盤根未敢尹元衡之敗通源自知不爲士類所容遂辭相位構構不得志通源雖非可畏之人而士林恐有好人陰主通源而得肆其術故甚以爲憂至是公論乃發三司同辭以至二公章

百官立庭請寬踰月乃命削職放歸 石潭日記

銓通源之從子貪鄙無比以親之勢贓賂狼藉出牧大州亭
以濬剝網剝為事分饋人曰我有男女十人不貪何以資生但
然終不害士林安自裕謂人曰叔平直士也人問其故自裕曰
不隱其貪鄙者益至是兩司論削其官民多操膏言罵者

[illegible]記

月命尹仁恕鄭惕沈鐳李纖沈銓還給職牒臺啓請還
收其略曰大護軍尹仁恕性本諂詐濟以狡猾其平生用心行
事極為無狀因緣內附邪謀百端締事權奸作為鷹犬流毒縉
紳釀禍朝廷前牧使鄭惕賦性奸貪處心毒害父子兄弟之間
多有悖戾之事朋附李樑極其邪媚傷人害物之心遇事輒發
凡在朝列莫不測足屢經臨民之官殘虐剝割無所不至沈鐳

本以凶愿悖長之人多行不義惟意所欲登第初已有詐且登之術庸愿之稱大播於筮仕之後貪婪縱肆略無畏憚至於朝廷政事之間人物揣論之際莫不干與甚至簡通奸凶之輩禍陷士林之誅責戮不測之禍其為陰慘有不可言至於濁亂朝政之惡皆出於此人慫恿輿情之憤久而益深吳侯李穡以無賴悖戾之人居家行事類同狗彘奪人軍功濫陞頂玉至於還陵之時以差使負進于陵所偃然寢處御幕略無忌憚其僭妄無狀極矣不特此也蓋附李樑諂媚奴事雖宰相之人恃勢凌輕無所不至其他罪惡難以枚舉沈銓禀性陰邪加以貪毒因緣乘勢濫躋二品人有第宅百計抑占民有良田公然刼奪多占膏腴之地聚為農庄格納良賤萃為淵藪前為全州府尹盡傾官儲買人奴婢不知其數竭用民力於等官墀因自

取之多擇官婢文案章來甚至托捕盜賊屠殲一村之氓沒其
田土據為己物其蠹國病民縱恣無忌之狀兼發於前日被罪
之時如此之人雖置重典固不足惜豈可遽為給牒使奸貪之
人無所懲惡哉請尹仁恕鄭惕沈鎦李艤沈銓并還收職牒還
給之命依啓 幽憤錄

追罪南袞

丁卯十月贈趙光祖為議政謚文正 石潭日記 戊辰 上於經席
問贊成李滉曰近日侍臣皆言南袞之奸邪者何也滉曰陷臣
趙光祖以搆己卯士林之禍承旨金啓歷舉為鬼蜮網打事狀
一一數陳滉曰臣口訥不能分明啓達金啓之言皆是也即日
上命政院書啓金啓辭大臣處收議且令玉堂兩司論列袞罪
狀於是玉堂兩司交章請削南袞官職大臣金貴榮大諫善士

尚副學盧叔愼等劄言衮奸邪陰慝斲喪國脈之罪左相權轍
議伏見李滉所啓追奪南衮官爵之事其意至正矣自己卯年
來士林之禍皆由南衮爲之首惡也其身已死其骨已朽今雖
奪職固不足以償其斬刈士林之憤也既爲追贈光祖而南衮
尚保官爵則善惡無辨是非不明衮與沈貞俱以貪邪無行之
人不容於清類而欲啖其肉日夜鼓吻締結洪景舟作爲虫葉
識書密達冕旒以驚　聖衷乘夜開神武門入對便殿初欲拿
致光祖等闕庭撲殺之及召領相鄭光弼至　上前冒萬死救
解衮慚不能言是日前夕衮着白衣草笠詐稱南生員投刺於
光弼光弼知衮之爲詐驚起出視之則稱有密旨光弼嚴辭拒
之其爲鬼蜮之狀甚矣欺君罔上舞弄奸邪賊害士林斲喪國
脈古之小人罕出其右追奪官爵不勝幸甚右相洪暹議南衮

媢嫉善良網打士林其身雖死尚保官爵閱歲五十其情猶激
明亦好惡甚著衆怨傳曰南袞之事非但玉堂劉子述日經席
亦嘗言之故下問今見朝議上自大臣下至兩司玉堂一一陳
列朝議如此不可不從盡奪南袞官爵以快士林之憤己卯黨籍補
李浚慶議曰南袞有文章之才多識前言往行不可謂全無識
之人在 中廟朝憎嫉善類潛懷邪毒夜開神武門因緣一時
名士盡行斥退黜衆朝廷使士氣摧沮國脈斲喪至今小學之
書為世大禁少有規行矩步言論端正之士必指為己卯餘黨
緣此壹時士行墜地節義倒喪至於尹元衡李芑之輩專事毒
虐公受賄賂貪風大肆不可回救國勢將至於危亡推其源流
皆自南袞啓之今者天運循環治道昭明既褒趙光祖之爵當
正南袞之罪群議之忿庶得以伸雪矣但老臣愚見 主上

勉力學問道成德立使當世髦士習知趨向各自修飭俗成禮讓則三代之治當自此漸進至於四十年前之枯骨不必追罪而國脈淵永道化隆洽矣況小人無世無之豈以罪罰而能止後來之奸邪乎若欲追正其罪則近世之奸將不可勝誅而直論於四十年前之罪似亦有乖時措也

李浚慶遺箚

初李浚慶處相位有時望但才識不足性又高亢無下士受言之量當災害切迫人心洶懼之際別無建白士論非之浚慶亦不自安由是與新進士類不協奇大升才氣有餘論事果銳尤與浚慶稍忤大升發憤棄官歸士類多惜之白仁傑語人曰方今朝廷新舊不和大臣爲欲安靖其樂也偷士類務欲建白其樂也激當使調劑得中吾欲見 上盡言之聞者恐仁傑言頗失

旨反致　主上疑有朋黨力止之石潭日記

時士類雖擯淸要而大臣多是流俗大小官論議矛盾朝廷之
淸和之氣聲小之不得志者頗伺間隙及吳謙見相臣朴忠元初見
政相繼被議痛砭者咸懷不平之心白仁傑素服李浚慶之為
人每以士類之不附浚慶為恨有時發於言語且不取奇大升
沈義謙每對人揚其過失士類頗疑之浚慶再從弟元慶失職
怏怏甚欲朝廷生事　上舅鄭昌瑞亦欲攬權勢相與潛謀欲
攻朴淳李後白吳健等十餘人元慶欲藉仁傑及浚慶為聲勢
每把浚慶之言暴揚淳等過失以動仁傑元慶一日謂仁傑曰
上甚厭朴淳李後白去之易也仁傑聞于閔起文乃往見盧守
愼元慶亦在座起文謂守愼曰白仁傑欲妄作公須止之元慶
曰此人決死生而擧事豈以他人言中止起文既出元慶謂守

愼曰叔度起文字鏃非可信者今日與我同聽白公之言而乃告公
止之頃之仁傑謂守愼曰士林之年少者氣頗盛抑制之守愼
止之有李膺者得元履遺昌瑞書示沈仁誼賤議其書略曰先
見領樞沈慶次見士傑字仁傑此事令明當發內通不可不進面也
於是物議囂然皆以爲仁傑待官士林沈度主之云李鐸聞之
使朴貞往問其故因上之受見仁傑具以物議告仁傑驚曰我
豈害士林但以方叔離沈義爲未便耳受曰南袞神武門遺跡公
豈覺之乎仁傑大怒曰士林與我至此乎權敏亦止仁傑仁傑
歷見職及朴淳白明年春七月仁傑遂解官歸坡州或以仁傑
爲受曉昧之勸仁傑沈說遇士林邑元履欲罪之又恐不靖皆以
爲大臣宜於經席辯陳其故因以作退朴受以告權轍轍以達
累淺慶爲辭竟不啓潭后

壬申七月初七日領中樞府事李浚慶病革却醫而語子曰惟
天祿已終豈可服此追生第欲貢一言其艸之劄畧曰一曰帝
王之務惟學爲大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殿下之
學其於致知之功思過半矣涵養之功多有所不逮故辭氣之
間發之頗厲接下之際少涵容遜順氣像伏願　殿下於此加
工焉二曰待下有威儀臣聞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威儀之間不
可不謹也臣下進言之際當優容而礼貌之雖有違拂之辭時
露英氣以振讋之不宜事事表襮高自賢聖以示羣下三曰辨
君子小人昔唐之文宗宋之仁宗未嘗不知君子小人而牢於
私黨不能辨別而用之遂致眩於是非朝廷不靖苟君子也雖
或小人攻治攸而用之勿貳苟小人也雖有私意亦而去之勿
疑如此則安有河北朝廷之難治也哉四曰破朋黨之私今世

之人或有身無過舉事無違則而一言不合則排斥不容示畫
行檢不務讀書而高談大論結為朋比者以為高致遂成虛僞
之風君子則并立而勿疑小人則任置而同其流可也此乃
殿下公聽并觀務去此弊之時也不然終必為國家難救之患
矣東皐集
劄上　上召大臣示之曰朝臣孰為朋黨外議洶洶若有朋黨
之漸則朝廷亂矣大臣和解之而語甚糢糊三司皆上劄論之
以浚慶欲禍士林至欲追奪修撰柳成龍曰大臣臨死進言有
不當則揮之而已至於請罪則恐傷朝家待大臣之體諸人不為已
甚言之
七月初七日李浚慶上劄卒于正寢時沈義謙以　東朝至親
席世戚之權欲擅朝政籠絡縉紳將至朋黨之漸公蓋嘗憂之

甚矣及遺劉之上乃聽其切中情狀抵掌爭報以逞宿憾謂公
做出朋黨無形之說眩惑君聽乃於七月十九日朝講筵頭以
及衆小人遺劉眩惑主聽啓于 上左相洪暹曰指人以朋黨
雖似未便然李某與臣同朝最久平日每以君子自處性又剛
方識見儘高今不可謂無學問憂國一念死至不變豈有貽禍
士林之心而有此說乎今若指以小人渠雖在地下亦不服矣
世人以某之功德比之韓富矣後頭又尋跡醜詆至曰某藏頭
匿形鬼蜮說又曰某之言猜嫉之嚆矢陰賊之赤幟又曰古
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於是三司釋和而交攻
至請追罷而如沈相喜壽趙舍人緯韓諸人亦多立異者率類
聖朝照燭終不得售其計判書吳祥赴京道聞此報有詩曰功
在宗祊澤在民能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年公議定是非何累

址中身象村申欽春城錄亦載此詩曰某以顧命元老受遺迎立推戴有大臣風采朝野倚以爲重臨終遺疏指論時事以爲將有朋黨之漸新進士類慮不及遠至上章請罪極口詆訾而上不從不十年某之言乃驗人益服其先見世誦其詩以爲知言云金清陰尙憲撰趙巨機碣曰李相某臨沒遺疏言朝廷有朋黨之漸時議深詆擬多非倫公進曰某言雖過出於憂國無他腸謂之小人則何可服人心乎後數年果有東西之黨朝著角立久而益甚至今百餘年爲國家難救之患公之言益驗矣

黨論初起　上亦有教曰浚慶臨終啓忠指上下皆有病痛乃憂國誠心使朝廷自底和平之意也 東皐年譜

浚慶臨終劄蓋指新舊二輩也李珥慮　上意疑惑奸人伺間遂成士林之禍乃上劄痛辨之 栗谷年譜

浚慶誠貫相其切實在社稷珥嘗稱之矣顧其矯亢之性不喜迂學之士至斥退溪爲山禽野獸蓋以退溪之難進易退謂如山禽野獸之難馴實見識之陋如此其遺疏則意在打破朋黨而適啓人主過疑士類之心當時新經己卯乙巳之禍聞者莫不寒心珥之陳疏力辨疏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浚慶之將死其言也惡豈得已哉重齋集當時俗流與士類角立爲黨故浚慶憤士類之不附己以朋黨之說聞於　上安知不一轉爲己卯之詭激乙巳之浮薄而生出士林罔測之禍也此栗谷之所以深憂痛斥欲塞其消消之時者也其後不久而有東西分黨之漸此則以士流而分者也源派懸殊初非浚慶所指者而特因其朋黨二字今於久遠暗昧之後往往或以浚慶謂已知東西之分而有先見之明還可笑也青野謾輯

丙子七月義州牧使郭䞭上疏陳時弊而疏中論李浚慶之非且論白仁傑欲嫁禍士林之秘謀不揜善愧自退云 上命召三公教曰李浚慶是柱石元老而越乃敢進詆白仁傑精忠貫日而乃指為嫁禍士林其情叵測予欲拿來鞫問領相洪暹啓曰此無根之說乃敢上達可謂長亭然不可鞫問當優容以廣言路 潭石

宣祖朝初政

丁卯七月以李滉為禮曹判書滉累辭以病乃許遞明日滉不辭朝而歸 詳下李滉下

戊辰三月命薦遺逸之士廣義監司尹鉉以成渾應命曰遺逸之士今世難得有成渾者於學問䌓有自得之妙可謂遺逸之次 潭石

[illegible]召命至京拜判中樞己巳春拜右揆尋又謝病歸

上引見于便殿問可傳言李滉 詳下

六月大司憲金鎧削爵門黜

鎧以舊臣持身居官稍稱廉簡而爲人剛愎自信不喜道學之士見人異於流俗則必詆嫉之李滉旣退鎧心不平語人曰景浩此行所得不少將詣京師手握一品告身歸而爲鄕里榮豈不充肚乎還鄕過全州與監司宋贊劇談儒者之弊有君覆頭退而脫紗帽投地曰着此紗帽終不免禍矣蓋是鎧將害士林也及洪曇爲兵判鎧之族子金繼輝聞之曰金判書殆哉蓋曇意與鎧合如引鎧持憲若不能害士林則必爲士林所不容故也曇果引鎧爲大憲鎧大言當今士類是欲有爲不可不折倒也蓋指奇大升沈義謙李後白等也乃於經席白 上曰爲士

者自謂其躬而口不言人過失今之所謂士者自顯其賢而妄詳是非詆毀大臣此風不可長也己卯之時朝多浮薄之士推引同己排斥異己趙光祖之得罪皆浮薄之徒激成其禍願聖明抑制此習於是士林疑之持平鄭澈曰金鎧覺獻 聖奏嫉禍士林 聖明不可不察因言鎧失功中甚病鎧面色如土先拜而出於是三司交章請削黜鎧被劾出都門外見臺啓驚曰覩此啓辭乃以我為小人也憂懣成疾數月而卒石譚日記

閏月延判洪暹卒

暹立朝以清簡稱但嫉學問之士謂人曰真儒豈易得今世子今之自謂學問者乃偽也若有真儒則吾當敬慕豈敢猶且疵斥及為吏判與佐郎鄭澈相忤忌士類思所以逐之時舊臣唯相洪暹暹從子司書未純金鎧皆與暹合先用純為大憲將攻

士類適坐事遞乃用鎧鎧得罪曇不自安石潭

曇有清儉之操且有家行事繼母孝居喪執禮甚固而只是不喜學問之士持論鄙俗故士論不與久不柄用鬱鬱不得志朴淳謂李珥曰洪太虛積憤日久欲授銓長以慰之如何渠量淺若得好官則必喜而解憾矣珥曰數日內必喜矣過數日後欲肆已志而被士類相持則還怨矣安能以數日之喜解其平生之怨乎且自古未聞畏人之怨授以大柄者未久曇卒同上

曇為兵判大憲趙士秀謂曇諫曰洪是救之心友勝洪之才憶於吏判而不合於主兵益論之遂啓遞之即往見曰為事於君意何如曇曰我忝主兵決非所堪隱憂多矣顧吾意國論故耳而無憂人皆服趙之無私而多洪之自知荷潭集

七月吏判朴忠元免以朴淳為吏判忠元素無才行淳[illegible]

物議殊不快鄭澈辛應時吳健相語曰此人豈合於
長容聞之告大司憲白仁傑仁傑謂人曰鄭澈辛應時使我駁
忠元吾姑忍之忠元聞之乃辭病免朴淳清介有志操爲善類
宗主惓惓以接引名士爲務大臣頗不悅及拜銓長物情甚協

石潭

辛未六月朴忠元爲右贊成兩司交章劾之累日乃遞

壬申十月大司諫許曄請設鄉約　上以爲迂闊違俗不聽癸
酉九月三司交章請令八道郡邑士民皆行鄉約累啓不已
上許之李珥拜直學白經筵曰鄉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
行之誠近代所無有之慶但凡事有本有末人君當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鄉約乃正萬民之法
也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舍本治末事必無成今

者已革或共不可守止　殿下必須躬行心得而施朝令政令皆出於正然後民有所感動而興起矣弘文正字金宇顒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今　殿下躬行未至則徒行鄉約恐不能化民成俗矣石譚日記

四成三月李珥白　上曰近日羣臣悉請行鄉約故自　上命行之臣意以為行鄉約太早養民為先教民為後生民憔悴莫甚於今日汲汲救弊先解倒懸然後可以行鄉約也德教是粱肉若腸胃極傷糜粥不下則粱肉雖好其能食乎　上曰當初予亦知其難矣今已命行而中止何如珥曰養民然後乃行鄉約此非中止也　上命大臣議或以為可停或以為不可停上命停之許曄見李珥曰何以勸停鄉約乎珥曰衣食足然後知禮義飢寒之民不可强之行禮也曄歎曰世道昇降有命存

焉奈何瑀曰公意以為民雖困極若行鄉約則果能化民成俗
治昇大猷于曄曰然瑀曰公能以鄉約治家乎曄曰無上命故
不能也瑀曰公之治家豈待 上命且道自古民墜塗炭而有
能成禮俗者乎今者父子雖至親若不念饑寒日撻而勸學必
至相離況百姓乎曄曰今世之人善者多不善者少故可行鄉
約瑀笑曰公心善故但見人人之善若瑀則見不善人多必是
余心不善而然也但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今之鄉約
無乃訟也曄曰君無暇執須待罪使兩司更論可也瑀曰余不
知其非不敢待罪曄慨恨不已 謹按藍田呂氏鄉約綱正目
備是同志之士相約而講禮者也不可遽施于小民余于欲與
同志講學竟未見爲況今季世民陷塗炭失其恒心父子不相
保兄弟妻孥離散而遷欲束縛馳驟以儒者之行眞所謂結繩

之政可以代難叅之緒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者也況約
正直月難得其人閭里豪猾出貽小民之患如驛逕寺之士徒
知慕古不度時宜不知治道有本末緩急而乃欲以鄉約挽回
末俗不亦謬哉上聞
癸酉十月李珥自經筵退謂金宇顒曰今日之事非徒回天爲
難回大臣之心亦難 上心稍異於昔日此正大小協力積成
啓沃之時而食肉者方眠無可奈何以國事爲憂者只有朴淳
一人力量亦不足今日最患無人可共國事也 癸酉十一月直
提學李珥上疏辭職疏三上乃許其退三司交爭請留不能得
柳夢鶴謂珥曰求退得退可謂快適矣但人人皆有求退之心
則孰有爲國家者乎珥笑曰若使上自三公下至參奉而皆是
求退之人則國家之勢自升大猷勿患其不[illegible]也

己巳九月頊於經席因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啓曰當今民生憔悴紀綱紊亂四境之內不治甚矣設使孟子問上如何則自 上將何以答之耶 上不答頊知 上無求治之志遂有去志適聞外祖母病重乞暇歸

上謂李頊曰漢文何以不用賈誼乎頊對曰文帝雖賢志趣不高見賈誼言大疑而不用耳凡人有大志然後可以做大事譬如主人欲構數間小屋而工師乃欲構大廈則豈有聽其言乎

甲戌三月大司諫李頊自陳多病請退 上曰病若如此則亦無可奈何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爲友鹿爲羣隱居豈不樂乎大司憲沈義謙承旨洪聖民修撰許篈等啓以 上教未安且曰洗耳之句無君臣之義詩意不好 上曰若以予之不勉留爲非則可矣其詩何疵之有

崔永慶謂珥曰君乃決退焉乃不從容乎珥曰半歲遲回豈不從容永慶曰自處當如此奈時事何珥曰自處未盡而能救時者未之有也

鄭澈聞珥解官曰自 上若誦洗耳之句明日便可引去珥聞之曰季涵過矣我以在朝無補益故退耳豈以此詩之故決退乎以此決退明日即去則此小丈夫悻悻之事也朴淳以書勉留珥於簡書尾書杜詩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甲戌三月命納義盈庫黃蠟五百斤于內外間莫知所用或云將用佛事兩司請勿納諫院啓曰黃蠟 殿下欲用何處耶所需若正則不可不用如出於傍蹊曲徑則不可妄用請加三思如其正也則亟示 聖意以解群惑如不可宣示則請收入內之命 上怒答曰內用之物非下人所敢仰聞又啓曰 殿下

所用有司莫不供進宮中別無許多用鍮之處此非出於邪岐
曲逕故臣等憂　聖志不能無惑欲防微杜漸耳昔者司馬光
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今臣等方以正心誠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事不敢宣示則未知幽獨得肆之地其能不愧
屋漏乎請自今以後勿進非正之供洞示　聖懷若青天白日
使羣下得以仰見也　上曰該司之物在予量用而已非羣下
所敢容言者也昔梁武曰甚懷寶不得不料再見於今日也李
珥率同僚辭職曰昨承　聖教辭意太厲至以侯景比臣等臣
等不勝驚惕戰慄之至曾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夫該司
之物固是　殿下之所有　殿下用以正則羣臣當奉承之不
暇尚敢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正而君舉將歸不法則雖該司
亦當獲罪况言官安敢默默乎近者外間諠播之說或以為將

造佛像或以爲將興佛事聽者疑信未定之際水銀黃䥫入內
之 命適下於此日人心猶疑臣等聞此言豈無憂懼之念乎
第以 聖學高明似不惑於異敎故不敢信其必然茲敢仰陳
將以貽 聖明之無惑而絕羣疑耳 殿下但當內省于心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秘諱之密峻拒之嚴一至於此何也昔
者舜造漆器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曰禮鮑魚不登
俎此豈愛敬不足然哉誠心忠告愛君以德敬君以禮逢迎承順
反害愛敬故也 殿下以一言之不承順輒加震怒至於痛心
何不以虞臣太公之事反觀而自省乎 上尤怒答曰今觀啓
辭尤不足以滿一笑假使崇奉異敎自古流來胡像亦多新造何
爲未知聞於何人乎予欲拿鞫而辨之因此而尤可見人心之
澆薄此予所以無心於斯世絕意於有意者也再啓曰傳播之

謊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鞫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乎
若用之以正則何不洞示以解羣疑乎　殿下旣絶意於有爲
則臣等亦何心而抗顔請覿有所建白乎若曰予豈盡所聞以
取輕於下而肇後弊哉諫院必有所聞之人其直啓勿諱三啓
曰傳播之言行於道路出於里巷則道路里巷之人其可盡鞫
乎古者立誹謗之木且使行旅謗於道商賈議於市惟未聞明
王以謗議之無實而輒加拿鞫也臣等豈忍畏㤼逢迎指引無
罪納君於不韙乎　殿下只治臣等妄言之罪足矣何必立
威而箝口以駭四方之觀聽乎嗚呼君德日就於高亢士習日
就於萎弱宿弊無矯革之期新憂出意慮之外假使汲直在位
讜言日進時事之正亦無可望答曰敢諱所聞之人惟多言以
塞之此果無隱之道乎其速直啓四啓曰傳播之言　殿下非

不知難告言根所自而有此窘問者此不過輕視臣等折之以
雷霆之威將以塞直言之路也有聞必達此是無隱之道也答
曰朦朧輕啓問則敢諱此果無隱之道乎周禮有造言之刑今
則姑恕勿辭可也五啓曰若必窮詰傳播之言根而亂以造言
之罪加諸諫臣則羣下莫敢發言聰明日蔽矣不幾於一言喪
邦乎答曰勿辭是時弘文館憲府上劄論批答之未安政院亦
累啓爭之矣蓋是時貴人金氏寵冠後宮爲子祈福以作佛事
上心則不信異敎故峻辭如此李珥因此覘 上意輕士而有
歸志矣五月慈壽宮尼以內命往金剛山作佛事爲有司所糾
因于淮陽獄於是館學儒生上疏請罷淨業院且言黃蠟[illegible]
上不正 上優容答之且曰黃蠟非用於佛事遂以前日入內黃
蠟還下于該司 上頗悔前日摧折諫官之非故優答諸生如

遂下黃巈
七月先是司憲府吏路遇宮奴潛服將執詣憲府宮奴等毆吏奪
吏訴于憲府憲府使人捉來則宮奴逃入 王子寓舍不出憲府人雖
門呼出終不出明日憲府別定他吏期於必捉宮中首奴畏罪
奴付憲吏將金貴人亦在 王子寓舍閉門外喧聲聞于
人以憲府捉宮奴告貴人乃啓曰憲府託以禁亂作亂于 王
子寓舍 上大怒問其故於持平金瓚瓚對曰下吏不到 王
子寓舍捉宮奴于首奴處而已 上疑憲府私庇下吏逼告乃
下憲吏于義禁府鞫其得旨而下且曰憲府不當發吏捉人于
寓舍也憲府以此避嫌院啓請出仕後憲府辭職不就曰
殿下不信臣等移鞫其吏于禁府臣等不可以大為二何以靦
然就職乎於是諫院合司伏閤請還憲吏于憲府堂亦上劄

請從言官之諫 上怒甚不從憲府辟戲者累日副提學臣李
珥遭服在家出仕後乃獨啓曰此事上下胥失之矣憲吏之事
非臺諫所目覩也安知直提宮奴子 王子宮舍而執言不徃
耶此則憲府之失也 殿下亦非目覩只聽婦寺之言不可盡
信 殿下待執法之官豈可出於婦寺之下乎此則 殿下之
失也且 王子宮舍下人素稱縱恣不可不嚴加檢飭而 王
子阿保當擇醇謹慈良之人且侯氏一婦人也尚知教子之方
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 殿下有子何患其不伸
乎請回 聖意快定公論珥實不知金貴人稱道故作言婦寺
上大怒諭于大臣曰予不敏為羣下所輕大臣曰上盡言乃盛
世事也唯唯諾諾乃衰世之風也 上曰予之欲有為者妄也
予待大臣以至誠視羣臣如朋友今羣臣以昏君庸主待予予

乎何敢擧顔以見卿等耶大臣朴淳盧守愼懼不敢言而退時
上怒猝發號令惡迫人情甚駭大司諫崔顒稱疾不出人譏其
避事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

目錄

宣祖朝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二

宣祖朝故事

東西黨論之分 李銖 朱栻 附三竄

癸酉八月沈義謙爲大司憲正言鄭熙績言於 經筵曰 義謙

上不當用於外戚 上厲聲曰只在其人之賢否耳外戚何必

焉熙績曰義謙時回熙績之言是公論 殿下不可推抑太過 [illegible]

日記 乙亥西人出熙績于外

初 明廟朝沈義謙陪舍人以公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婿李肇敏 御弘幹之孫 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多有寢具義謙問何人所寢具一則金孝元臥具也 荷潭曰孝元少有文名與元衡婿安某讀書寓于其家適與義謙相遇 孝元時未有第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接乎決非介士也後孝元登科既文名

曰律己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獎而且健薦之以爲義謙
前日有扶護士林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由此有時論之勢
與健歎以孝元爲銓郎義謙輒沮遏欲居郎僚六七年乃爲銓
郎喜引進清流臨事直行無回撓後輩士類皆推重之孝元心
短義謙常曰沈也心贛而氣粗不可柄用於是義謙儕輩皆提
孝元有卿悉報復之志或有指爲小人者而孝元儕輩亦皆嫉
義謙以爲賢正之舊人 持傳曰義謙爲使講到胡是以孝元銓郎 其後孝元竟入銓郎而有罵孝謙係過吏
爲銓遂孝者元不許曰天官豈 由時士林前後輩不相協有分
外戚家物而沈門出爲之郎
黨之漸至 乙亥七月 孝元爲司諫許曄爲大諫曄雖前輩而推許
孝元年少士類尊之爲。相主右。朴淳有請名重望而是前輩或
指爲義謙之黨曄以淳按獄失体 獄寄曄以叙主獄 啓請推考淳乃謝
病士林益疑孝元欲攻淳以孤義謙之勢甚不韙之李應時鄭

徵謂副學李珥曰諫院請推大臣大失事體何不勸止珥不聽
鄭宗榮為吏判素非人望且有附托孝元之誚徵又謂珥論遞
又不聽徵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衆銓賢邪進退際副學
以終依阿徵笑而已石潭日記 讞刑獄負故奴殺
時載寧有奴殺主之變而檢屍差誤不能得其致命之由三省
交鞫知義禁洪暹力諍其獄之冤示無明驗委官朴淳曰綱常
大獄豈可輕釋暹語使淳必欲釋之淳不能折乃請啓稟屍
故暹據屍等令承望風旨或不採致死之顯迹錄以痼患致死
淳乃請廣收廷議廷議不一右相盧守慎力言不可輕釋 上
曰屍帳相違斷獄無據乃命釋之憲府啓請還囚更鞫諫院之
請則云一獨正言金宇宏欲啓更鞫大司諫柳希春同僚啓
曰因三獄訪事使有後弊不可為也弘之等則曰奴殺主綱

實文以此起獄則必十分窮推命知無罪之實無疑乃可釋
也今此獄事危悵雖不待各獄事時未究竟遽命放送物論未
息倫耳目茫着當力爭之而諫院徒以更鞫爲有後弊如其无罪
則不可更鞫如其有罪則雖十起平獄爲可已乎維綱常之賊
助爲惡之人抑無復餘字諫院金左南外司遽憲府不可遽
上從之特是許曄拜大諫曄與被殺之主爲族黨常憤獄事不
成及拜大諫乃以控獄失体啓請朴淳權叅府臺上罷 上不
從 石潭日記
七月大憲金繼輝等劾吏判鄭宗榮未洽人望 上雖不允宗
榮謝病遞免
八月正言趙瑗啓曰推考者照以笞杖之律不可以是施之大
臣云云大憲金繼輝論大諫許曄以危親切殘信聽其言特論

薦孝元爲銓郎於君意何如義謙默然不答再問之義謙答孝元
猶爲家門客事及之縉紳子曰愼勿出口少年[illegible]也義謙亦
以爲然更不爲言然後而相親諸輩尤不聞知及其沈思怪之
元及第欲薦銓郎孝元拔之曰外戚不可用義謙曰外戚下
適以元出之門客于上孝元者曰孝元之言出於公議義謙
於謙排擯佳士極爲非笑主義謙者曰義謙非自作之言也言
其家狀孝元含其宿憾外托以戚里拔之內而實有卑者之許
以此兩家明倚各主所見互相排斥東西之說始此蓋孝元在
乾川洞義謙在貞陵洞以此也東人皆年少聰敏多有行名
節自勵者西人雖有賢士大夫而貪利之輩雜於其中如朴淳
金繼輝洪聖民李海壽尹斗壽根壽李山甫若干人可共國事
而東人之意則鑑不達戚里決不可用西人以爲義謙多有功

小人方爲小人曰以明黨爲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起矣弘文
正字金時晦曰自 上旣知其然矣二人之才皆可用不必補外
當自消融協和耳李頤曰此亦然矣二但人非宋爲嫌仇殺相
害也只是傳播不靖造於浮言若二人在朝則浮言必不息必
須補外以絶根本也承旨李德國曰自 上招二人使之盡消
胷中芥滯則可以相容立朝矣未幾親政特旨擢李元慶與存
徐曰此人在朝廷便輒不靖當補遠邑吏判鄭大年參判金貴
榮啓居曰處無極造於近浮處胡人非書生可宣鎭撫軍旅乃
命擢富寧況義州則拜開城留守於是年少士類危疑益甚李
頤居中將扶護彼此士林倚賴爲守愼焉出李元之後許曄尤
其輕斥守愼恐士類疑之自明無偏黨之心又誓複識者笑
之

金孝元旣拜富寧士頗危怯不定且孝元病重不堪赴塞 朴淳同啓曰金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意與臣。宗是士林公合論自 上憂六鎭委於武夫之手欲以有名望文士坐而彈壓聖意所在實非偶然若使孝元無疾則固此報恩誠得其時第孝元身氣偏虛疾病甚重顚頓霜雪纔業死爲無益能有所籌畫乎且大臣之意欲爲鎭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有罪而放逐之也請以內邑僻地授孝元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方之備 上從 備私後乃知不然李珥 箚裏後還入侍啓曰臣前啓金孝元之事辭不達意以致 上批多有未安者至今惶恐不已 上曰予未知金孝元有病而授以邊邑副學啓辭似未曉予意故有所云云又曰當改孝元之邑其知之 後數日改授金孝元三陟府使

尸視而銓部詳心知視不合銓曹而以李所在銓以祕
私故不敢上所適以相避遍視始得用事數年始皆
士之曰伯玉字識非可用之才君不論人物之如何而只吝用才
仁伯者則群輩必毆視不從謂紋力主論紬而時於反以明是
含糊不明李海壽曰李春元直是誤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可怜
於經席不分是非朦朧模塗至為未安矣謂曰吾則以仁伯為善
好名之士而已不至於君未作小人者也鄭澈與風吟等之時
普皆以李元為小人欲深斥之澈將南歸勸李作李元謂曰壯
人罪狀元形而為士類所重數君深斥則必為衆士類大洩紛
紜朝廷傷矣終不聽澈乃作詩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
幾時回前輩惡李元如此而後輩又以謂為誤出李元謂讒
曰天下元兩非今於此日處事不知是非務是兩非務欲人心

而退溪曰不然不見信於上下奈何 金宇顒見得曰是言
孝元之意頭又曰視仁伯有四未一未言論則以為樞仁之人
此則李涵輩也又一等以為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一等以為
雖常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則驛輩一不以為無識言子此
則渠之倚輩一人而且四等議論人各自是己見微出許多紛
爭閔綱民瓊里之度外泯泯務定是非頭這日就奈乞亦天
也宇顒曰然何以救此紛紜宇顒曰仁伯不量力欲為恩事而
又不避嫌排抑先輩人人莫不含怨而畏其勢莫敢下手仁伯
所為死後發說唱為戮辱之論當初先輩借頭為重惟言是
從及下手之後乃不用頭言有如得魚忘筌可笑天下此事哉
抑則是過次則非以無形現之罪故也余言不見重看李盃所
見過重也李盃以清名為世所重故倚輩恃李盃而輕頭矣宇

矣當靜而照此吾意也鎮之頊曰 頊請出淳曰時事無進步處
苟免禍敗足矣朝廷不知年少士類疑以太積甚但安可也
淳曰詠將出頊曰柳成龍金誠一故鄉不來想必有聞言乎
勅此人須白 上特召而金宇顒近被 主上疎待亦白 上
引入經幄與李濟輩持時論而李涵亦不來亦請特召寘合人
材而用人之際權衡平正使人不得積試務在調和鎮定如此
一二年則朝廷請矣不然則俗論勝而清議衰將至朝廷昏濁
而清名意歸於孝元輩則前輩大失人心而終不見調劑之日
矣曰淳此語誠然恨無任此者固勸頊留甚切 士類知頊已
決退李潑等又立東宮論宋鑄告欲學等就與相別頊曰今欲
為定論諸公試聽之權奸濁亂久矣搢紳廊清使士論得伸是
非方叔諸公之功乎仁伯欲為國事則亞無變上下之心而乃

在於兄何戚戚焉大抵金球好名而喜勢一世善士相交皆
盡觀其舉措只欲保持善命兼固勢位而已非若無状小人者
然無妨于貨利様也 敘
丙子名士如具鳳齡全守顯輩皆解官歸鄉洋洋乎章甫耶
正求定去就何問惠孝元見抑也 石潭
丙子十一月李純仁嘗論孝元貪權故尹晛等引見銓郎純仁
及居要津知公論不與晛反附於孝元何等鄙夫不深惡之 石潭
日記
左相朴淳少與許曄為同門友相善[illegible][illegible]曄為年少宗主
論議頗僻奚遂疏淳見士類乖張力不能遏遂謝病免
時沈金分黨之說益盛相排者[illegible]倚並稱行於世亦稱名者則
皆入東西指目之中持平[illegible]立者必遭兩邊之譏非今。

望故可臣先謂璞曰事公則不顧私君多所失哉不可循情乃
駁進公論稱美而可臣則東人璞則西人言豈為多論東西不
協故攻擊觸激亦不能平 石潭
趙璞 子希進 希逸 為吏曹佐郎璞男子壯元進士早有才名當性謂
閔純 習齋 極言東人偏黨之非西人至公無私之意純從人答曰
東西是非吾不知也試觀公之今日設施合於公道與否耶璞
慚而退 進退人物多失人望行已無恥夜半往娼家遂被彈 汝
膺特平洪加臣劾去之 甲申錄
戊寅十月士類中分更所謂者多清名之後進所謂西者只是前
輩數人而已其附從者皆無時望於是漸加東盛西衰而且
西人在出壽元之後舉措率當公論不與故一時進取者咸遷
入於東晩號晩以為東是西非金繼輝雖號西人而亦為之又

所重故年少者或奔命於繼輝尹晛與金誠一同作倚[illegible][illegible]
矛盾遂成嫌隙晛之兄斗壽李文根壽皆在要津亦作扶[illegible]
抑東之論東人甚嫉之而斗壽居家不淸謹頗有受賂聲或謂
繼輝曰斗壽可劾也繼輝曰方今士論橫潰務在鎭定不可攻
擊年少輩以此不快於繼輝修繕著啓於經席曰士類分東
西皆可用之人不捨可一取一於是　上已知東西之說矣李
潑偏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二人皆有人望憂國思國爲一時
之最故李珥每謂二人曰君等二人議論協和同心調劑則士
林庶可無事澈稍回所見與潑定交相與作持平之論而東人
喜事者終攻擊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後患皆以斗壽三父子爲
邪魁決意去之惟柳成龍與潑不從時務安縣監田應禎以賂
權貴事覺下獄鞫問[illegible][illegible]方以貪贓爲戒金誠一聞珍島郡守

李銖運米賂斗壽兄弟及晛家甚悉君於經筵曰應禎雖受罪
而厥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寖熾矣 上遽問曰何人誠一
遽対曰李誅佁諫請李銓之罪命下誅詔獄鞫問教曰只治其
者不治受者可乎副學許曄論台諫不劾受者非直截之議矣
佁諫風彩佁諫始擧尸家三父子之名以爲受者以自劾被遞
新佁請濟罷三尸以徹貪風不允金結輝在鄉閭之大疑東西
操戰不悪題曰年少士類處心不公不可與同死我得罪而退
也乃入京啓曰三尸皆以良士被擢別無大過悪今其受賂廉
察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晩
而先帖出三人之名後請治罪非待士之道士類進退所係非
輕云云言多過激不中於是士類群怒指爲亡国之語台諫避
嫌而退玉堂劾遞結輝於是大憲朴大立大諫李山海掌令李

濟毛峯三尹一家隱匿不復推究虛實醜詆無所不至自上
旣以東人攻西爲不爲是禪黨西爲不是於是士類出繼輝爲
全羅監司皆指爲不吉之人激其濟議論大和東人頭所激爲華。
小人東西更無相合之望矣 石潭日記

時金誠一皆曰或有滿所款數以遺當路者校理姜緖曰誠一
藏頭而言殊無諫官之風誠一伏地待罪曰所受者尹壽根壽
及其姪晛所与者珍島郡守李銖山斗壽時以都承旨亦在座
中避伏曰李銖臣之四寸也臣有老母故魚物則送之其餘臣
亦不知掌令李濟數曰論啓不允姜緖与三尹善宗不知指尹
家以攻誠一臨根無及尹家以爲緖与誠一相約而言兩家交
遂絶 掛一錄

瓮津縣監李信光亦以行賂同下獄其受者以指朝潰友右相

盧守慎臺諫不敢發談者曰士林名爲糾摘貪汚而實欲罪三
尹李銖可謂蝦死鯨戰不然則何故毋李銖之獄期於必成而李
信老則鞫之不詳也或又曰李銖之獄出於搆陷非眞事也於
是士類病之恐獄不成則反爲西人所中深文鍛鍊無所不至
憲府聞李銓之米接置於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繫世良
因移禁府又不可獨窮銖獄故窮逮信老千證之人訊及當初
發言者則儒生鄭汝忠偶言其事故並繫汝忠時禁府堂上朴
啓賢亦有受賂辭深啣汝忠之發言刑訊甚酷汝忠竟死物情
尤不平或曰今日士類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老云憲府啓欲
汝忠。信老獄不成珍島郡吏有與銖結怨者曰我若入獄獄而
事必成憲府聞之即啓囚其吏於是繫獄者皆一樣納供曰李
銖載米百石接置于張世良家因分送三尹家獨世良不服

上以御史已服故乃從兩司之請罷三尹 石潭

荷潭曰戊寅持平金誠一劾三尹而怨始結尹斗壽與根壽及其兄子睍遂居銓曹頗有嗜貨招權之誚誠一聞尹表弟李銖載米數百石遺三尹將泊京江密遣吏蹤跡伺捕遂論三尹之罪下銖及其弟腦于訊之銖只言貢稅防納之米非遺尹者不服獄不成三尹坐削異議多不以誠一為公論癸未李珥當國竄朴謹元篈許宋應漑于邊而怨益深鄭澈治己丑獄以異議之人李潑白惟讓或死或竄至於崔永慶鄭介清以山林之士亦不得免朋黨之禍愈往愈甚至今未已

金繼輝大既忤士類人咎之繼輝曰我既失士類之心必不容我而後日若有攻士類者則必小人也雖用我我不可為其用

戕鉻旋不過司憲府大司憲而已 石潭

沈義謙遞金羅監司退歸坡州未久還朝供職識者笑之 石潭

十二月嚴捗恩劾尹斗壽三父子皆敘用諫官皆以為李銖獄事時未究竟與者方受鞫問而受者復職非政事之体大諫鄭澈獨以為銖獄冤不論啓被劾遞於是東人益謗澈為邪黨 石潭

己卯春洪暹謝病免朴淳為議領政

三月白虹貫日者再憲府應求言上疏斥沈義謙為小人金繼輝鄭澈為邪黨時東人甚盛求名者爭趨之慕勢者附之至於流俗宰樞前日見忤於西人者皆棄時爭論於東多得栖閑大憲李栻執義洪渾將令鄭熙績求極論義謙及其儕輩以防西人再入之路由是朝廷不靖矣 石潭

四月李銖之獄久未成張世良受刑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戚臂之曰汝罪不重若若以接亂則可以免死何苦而忍杖乎世良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服則生乎但宗是事安可自負其生而陷人於死乎時士類必欲銖獄之成及眞銖世良獄中訴冤之書皆不許　上判義禁卿唯吉謂人曰張世良罪輕之人乃刑二十餘次期以輸情此非法例我欲啓達而畏人言不敢耳且世良若非義士決是愚人何苦爲李銖而殺身乎　上以世良不服疑銖獄不宗問于三公々々不敢對　上乃命釋之政院啓以職污罪重不可輕釋爭之至四啓　上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宇宏宋應溉而盡遞都承旨李山海以下天威大震兩司玉堂爭之不能得銖世良乃得釋銖已上石潭日記

五月知中樞白仁傑疏陳時弊具言東西分黨之狀請使調和

鎮定　上寢答士類見其疏惡其不扶東抑西於是三司政院
皆上章論其辭之失以老耄顚錯目之譚石
大司諫李珥辭疾不至疏論東人攻西太甚欲强定是非請打
破東西保合士類言甚激切　上以疏辭不中命遞職於是玉
堂兩司紛紜駁論

李珥與李潑書曰自古及今安有一二人之優劣舉士林而並
戰者乎此不可使聞天下後世也今又無故而顯斥沈爲小
人西人爲邪黨則一節深於一節其是促人底手段安可諱也
沈雖不可惜西人皆不可惜乎此果尊君本意乎仁伯珥初不
細知漸觀其所爲漸聞於可信之人始知其可用矣沈則本與
之相知只是外戚之稍優者雖無此人無損於時旣與士類相
失雖不用可也但不可謂之小人耳仁伯之不顧嫌忌則以爲避

是無乃思之不審乎沈也雖不可柄用而別無顯著之罪過者
比於當今用事之卿大夫則有過焉無不及者他人之居要地
而不及於沈者肩相磨也而仁伯不彼之詆稱此之訾以至起
使仁伯自守而士類漸藏無分歧之患則請論大張而沈也固
不至於用事矣豈非國家之福乎今前李涵偏執主西論之反
疑鄙人耳與君緩頰若口極力挽回此時君以李涵為何如哉
今日君之主東亦無異李涵之主西何如不以責李涵者
責乎乙友西人之失在於舉措失當今日時輩之乖措果勝於
乙友乎盡作西人以邪黨何如乙友之歸作公着乎正人之賢
者不擬於清望何如乙友之獨不以重叔薦銓郎、　倚樓
之受賞誠不厭衆心今日趨時赴勢攘臂大言自明得意者又

未知其幾個樣子有識之一憂歎甚於乙亥而方且曉之向人曰東
是西非只是同類求進取者信之耳他人則誰信之乎既教其
尤而且自是如是則名為君雖實行倒施亦不害其為君子
乎窃念仁伯開明令經筵故所見及進若使主論則必不至於
今日之潰裂也今當主論曰沈也不可更居要地三尹不可更
參清選其餘西人隨才授職而東人之議論過峻者裁之抑而
棄時附會者亦而外之君與甫欠而見同心協力則或可匡救
但闢而見之同於過激者云然則非所望也 文集 沈也是外戚
之稍出頭角者固不足道也金也亦是器量淺陋學術亦短只
可亂之士類中耳非可作儒林宗匠者此人是非易足為時運
盛衰哉若使具眼者見之未滿一笑乙亥西人捺臂以為是非
不可不定頭甚笑之而不至於駭歎者以西人雖有善[illegible]士曾非

學問之士其識見之不明不足深怪其如思庵輩[illegible][illegible]則皆同
珥竊笑至於去年則錯加覓兄者亦明目張膽必欲辨之具訴
望矣安得不深嗟耶歎乎珥從前孤立不得於東西者良以
欲和而聞以請朝廷且若使付西而攻東則寧付東而攻西之
與其後日黨洗尹失清名而得美仕曷不於今日付賢兄而清
名矣仕而得之乎且兄必疑珥獨助於兄而不誠西人此則不然
珥有告兄之語蓋西人不聞也其或西人之語兄豈聞之乎大抵
上人之鬪當止其勝者不勝則方願解鬪寧有不聽之理乎乙
亥西人小勝東人少敗故其時只向西人爭辨寧有助厚東
人之說乎今則西人一敗塗地而東人方大勝則安得不向東
人爭辨乎雖然西人亦多錯料者故有時相告戒而今日議前
之策東人矣在同上　李珥與成渾書曰今君以優劣言之全圖

士類判澷国不国故鄭蹶欲治其病矣豈區々爲一沈義一謙
斐度之不能鎮定明黨者其時人君不明不告語而度之忠誠
亦有所未至耳豈可取以爲法乎若如庸夫之言則斐晉公上
調和士林疎則便爲力救牛奇輩乎大抵士類之國害之視傾
者而扶之乙亥仁伯將竄絕域珥猶救之則豈爲一仁伯令
者以沈爲小人以西人爲邪黨則甚於仁白之竄矣鄭蹶只明
沈非小人西人非邪黨而已曷嘗讚沈爲君子可用者乎上同
七月白仁傑欲蹶論時事重進保合東西之策而恐其辭不達
意通于李珥州在坡使修潤之珥依其言略爲一段文字以送之
仁傑疎脫向人不諱許曄李文馨聞於仁傑於是士類喧傳認
其議請東人正言宋應泂輕躁陰險窺見珥悖於士類欲以唱
說劾珥深結東人乃諛于同僚大諫權德輿善不從應泂避嫌

曰珥以經幄舊臣少負儒名乃敢匿跡回互隱默代述臣欲論
其事以正人臣詭祕不直之失而爲同僚所沮抑云々權德輿
亦率同僚避嫌大憲李栻等亦以乖在言地默無一言避嫌啓
大館將處置校理金顯曰宋應洄之小人欲乘此機會曰諂憲
君子當勅遞憲府及應洄而獨大諫以下可也同僚不從々守
顯曰處置失宜吾等亦將得小人之名豈可爲一宋應々洄皆
陷於小人之域乎副學李山海應教李潑依違兩間乃爲兩全
之計劉請並令出仕　上乃召問李文馨文馨曰臣偶問仁傑
仁傑曰李珥通之矣此外無他言憲府出仕後出應洄而遞德
輿將勅詆論甚峻持平奇大鼎老據聲大話白仁傑々聞之乃
上疏曰李珥果修潤臣疏矣竊聞程頤代彭思永作詆濮王典
禮疏代富弼作永昭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先以儒

當時皆爲云故臣用珥文而不以爲嫌向人無隱故傳者皆以爲
李珥請臣上疏雖無狀豈敢以非臣本意聽人所教爲此爲疏
乎臣雖死不敢飾詐以欺罔 殿下上於是始得其實玉堂乃
上劄曰尹應泂輕言所聞欲啓不靖之患李栻等處置李當大
非和平之意請並遞新大憲李山海等亦疏珥不已執義洪渾
[illegible]劄曰豈可並遞泂以塞言路乎至歎上疏爭卞柳成龍李潑
乃止之金宇顒聞之曰憲府之疏若上我亦疏斥其憲長之非
而退去矣右相盧守愼進曰憲官果攻李珥則吾等當啓其失[illegible]
愼問童蒙訓導朴泂攻李僉知外議如曰外議如何泂曰時議
雖然李公不可毀也時從遊吾門者三四百人吾李公欲試其
意問曰李公何如人則無一人不以爲君子皆此輩是後日士
林也後於經席朴淳及[illegible]愼皆極陳珥雖或有疏脫之失出於

憂因不可究詆時東人之浮薄者必欲言珥怪論百出而類得
守恒孚顯正色折之益覺不能容鄭澈謂人曰時論主於攻長
献則尚何言哉金守顯正色因澈調劑之論稍抑浮薄之論廣
有和平之望人謂珥疏雖見沮抑而不為無助云石潭日記下並同
執假許晋欲擠李珥結士類之心答曰李珥之疏出於一時私心
疏中營救沈義謙偏倚鄭澈假說陰是援黨澈是執友見言豈
公心乎且渠不上來而隱然陰說亦非臣子之禮也上方以珥
之不來甚不平聞晋之言頗是之未幾晋拜承旨憲府劾其阿
世憲正物論皆曰晋嘗託曰以護身吾使叔献在朝則晋將託
報之不暇而乘其入歸為殺下云
八月士類既失李珥收拾成渾入其門多勸上特召渾終不
應命至憲有一士人見渾毀珥之短渾徐曰吾與叔献生當同

罪死當同傳其人失色而去

庚辰許曄曾與李珥相厚而及東西立異之後曄爲東人宗主詆論乖僻至於嗾士類使攻珥人以曄爲仰也以地正一東故議其爲東人之主也

時西人不得列于顯班流俗充斥于公卿之位鄭宗榮爲古贊成憲不媚於國建事寡弘神益弘多但不如今人之矯激耳 石潭

先朝憲府諫院劾請改正論之累日 上曰宗榮可合三公當水原 監萬性傳少遊李滉之門積得善名負才氣持詭辯陵駕士類自以爲才德經濟而行己多有玷汚其友洪渾成洛之輩妄相推重至以爲性傳得志萬物咸遂其生當今鄭仁弘與性傳復居侍從之列乃欲 罷斥其爲邑不事事托以覲親長在京師且多輸錢穀于京家辦具酒肉以恣宴飮張皇氣勢云

自矜高之狀大憲李陽元憚其異年少輩作嫖不肯從仁弘至
欲褅佐郎李敬中素無學識性又執滯短於從善爲銓郎甚丈
吏曹褅啓陽元勉從稍改論劾之辭於是唑儕輩咸懷不平
頗有自擅之習鄭仁弘將劾之大憲鄭琢不從遂各啓所見避
嫌而退事院啓請遞琢而出仁弘遂劾罷敬中於是其儕輩皆
懷疑沮浮議囂柳成龍亦不樂李珥曰鄭德遠草野孤蹤有壽
忠奉公所論雖使過中實是公論豈可非之乎摩右
辛巳五月尹毅中頗以貪鄙見棄清議至是刑判首闕 上命
薦善可陞者領相朴淳薦金繼輝鄭芝衍左相盧守愼右相
姜士尚薦尹毅中相俱薦爲重乃以毅中首擬謹元繼輝芝衍次
李純仁固爭薦尹毅中朴謹元吏參鄭琢欲以領相之薦首正郎
之爲四望毅中既有貪名謹元亦輕巧甚爲士類所賤且於

潑負重望故當事多欲附潑論啟中不力理笑曰渠年少不能
力攻尹者非知音深者也上言宋言慎被李浩舊黨故也欲救
護啟中皆曰殺守之等三十餘年長在清班別無點污此非盤
踞來備者而年來志倦以能得之咸引或有之請命改正理目
之笑曰此乃爲章非論劾也如此誅竄圖天聽尋貽書言師
曰君論尹之章有稱美之辭上論非笑臺諫体貌近傾自處言
慎怒之乃遂攄而言多悖亂專欲害救護中而沮柳兩司至陰
作以搆成不根排擯異己而兩司啓罷嘗與時流俗位高者自
附東人指珥爲陰助西人故言慎欲附東作此舉上同上
五月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望　上曰致朝廷不靖者皆此人
之罪也金孝元只可備庶官郎僚足矣何可擬於司諫望乎於
是士類多不安李潑向李珥曰玉堂欲上劄爭論此事未知何

如瑆曰此事莫可大臣陳[illegible]而不可輕有所言蓋 上
疑瑆見朴淳曰今當洗滌[illegible]器之如何而用之可也
上意不欲擬金孝元於清望大臣當有所言故曰淳進曰東
西之說乃閭巷雜談豈可以此廢其可用之人乎金孝元才器
可惜 上曰雖不用孝元豈無可用之人乎瑆曰一人用舍雖
非大關而但東西之說不清則士類相顧未安之心稍成不可
用而乃歸於東西之說不用則甚爲士類相顧疑忌今孝龍[illegible]
孝純亦反覆陳達而 上終不釋然 石潭日記
六月以李瑆特拜大憲先時鄭仁弘論劾爲性傳李敬中之從
時輩疑李瑆主論而抑之扶西多有不平者時輩多不知瑆締
李潑金宇顒尊信之時有流言積我讒於今 上宅宗時潛緣
宮禁希望起復欲以專擅權勢其言不近情理而士類憤激李

潑李潑義謙必欲彈罷擊去鄭仁弘尤憤曰但不可與此輩同
朝成渾李珥曰此非可信之說而義謙言今日無異孤雛腐鼠
置之一邊亦可爲國事今若論劾則人情疑惑惹起不靖之端
矣何必無事中生事乎潑意不快乃見仁弘贊其快仁弘言于
珥顯字顯亦止之仁弘不聽而欲並論鄭澈字顯潑力止之曰
若論李潑則大害將亦從而角立矣仁弘見珥力勸論義謙珥
不從仁弘慷慨不已或去官而歸澈見珥曰時輩不能深信令
者恐公牽情不論義謙故也公今棄絶此人則一時士類皆信
服公心西邊之士漸可收用有保合之勢且不論此人公則
信從將歸豈不可惜乎珥謂成渾曰今日無端欲論義謙甚非
事宜但時輩本疑珥偏西而今者鄭德遠以論此事不答棄去
則所謂必以此爲赤幟然攻珥矣珥去而士類盡散則國事

尤敗矣今日之務須從衆議渾歎曰不有景遜誰主此論不有
德遠誰決此論可謂平地起風波矣臣所聞仁弘發義謙事
琈曰上閱論其爲人何如仁弘曰不如論罷之爲明正也琈曰
此事必復啓辭得中若稍過激則必有蔓延之患且起復事當
宜之疑信間　也琈乃口占啓辭曰青陽君沈
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論負權樂利積失士類之心近年以來
門論渙散不能保合者實此人所致公議不平久而益甚而近
未暸頭於故好惡不明人心疑惑請命罷職以明好惡鎭靖人
心且謂仁弘曰從日辭旨美此說不可追增語句以起人惑曰
一弘曰諾而心不悉琈曰諫院亦發玉堂上劄　上不允　渾石
月琈之論義謙也欲同僚使無延及之患而翌日仁弘啓辭
稍過激而而且有攻附士類以助權勢等語　上問曰士類人何

仁弘請似乎同參以出　上曰既爲啓辭則自當知之速爲回
啓仁弘遂對曰所謂士類者以護與尹斗壽根壽鄭澈諸人相
與締結以爲聲勢[illegible]云云　珥謂仁弘曰鄭季涵非似護
黨也年前士類執論過激故季涵更有不平之言此非爲似護
也季涵介士若以爲締結似護以助聲勢則冤枉極矣且珥年
前上疏直澈之爲人今在憲府斥澈爲似護之黨則珥乃反覆
無狀之人也君須避嫌以澈分疏然後珥可供職不然則珥當
護情分甚厚不至如尹斗壽等私相締結而已乃以爲義護之
辭避矣仁弘甚難之相爭移晷屈意從珥避嫌曰鄭澈雖與似
私黨其失實甚矣憲府當處置珥曰鄭澈與李義謹雖曰情學
其氣味心事則迥然不同仁弘只是倉卒間回啓失實非有私
意當以請出仕　憲令權克智於洪汝諄曰義謙失志之澈常

懷憤懟多發不平之言安得謂之氣味心事不同乎持平柳夢井曰我不知澈只聞人言澈人可詭耶如今公我則當從令公矣惟是克智汝淳避嫌曰臣等與鄭澈未曾相識其心術隱微處則有不可知者但澈平日與謙交厚而自以謂失志之後常懷不平辭氣憤激其與相厭之情亦可知掌令鄭仁弘直請行閑仰荅下問切無大段所失故欲以此意啓請出仕而同僚以仁弘所啓爲失宜而反請出仕其請出仕雖可而其意則異云若珥與夢井亦避嫌曰鄭澈與沈義謙雖曰情厚而澈是剛明介潔之士也其氣味心事迥然不同本非私黨也但澈之爲人器量挾隘與人寡合不肯苟從衆議士類之攻義謙也澈隨其過激屢發不平之語實非爲義謙也士類不能知澈之心則見形跡而疑之者亦人情之所不免也鄭仁弘不能深察若乎因

啓言雖過寔直攄所聞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故以此啓請出
仕而權兌智洪汝溥閔馡以爲澈之心事有不可知者不從其
等之議云云答曰澈若是詰則其心可知人臣何敢乃爾誅竄
此豈論議不一留避遽時輩甚惡鄭澈指李珥引入要路方欲
擊去正言尹承勳承望風旨欲論遞李珥柳夢井南彦經同啓
不從遂避譴啓曰人之取友必吉同氣合然後親密既曰情厚
則其氣味心事豈有向背不同之理乎假解鄭澈不得不爲諸
不成說話南彦經不辨是非含糊兩可云云李珥等啓曰臣等
以論鄭澈一事大被尹承勳所詆作所謂情厚則心事必同者
比則大不然昔者韓愈之於柳宗元司馬光之於王安石蘇軾
之於章惇語其情厚則無異兄弟論其心事則有若燕越况今
鄭澈是介寡合之士與似謹情密不至知上數子方似謹之

錄

得志也素無黨比之跡及義謙失勢之後其所不平者以士類
過激并疑明齋故耳豈區區爲一義謙者乎近來論劾人物者
側目波及朋儕故劾一人擧朝騷擾殊乏忠厚安靖氣像此
非盛世之所宜有臣等所劾止於義謙而已其論澈心事難宣
不關甚大關以無角立之理而議論紛紜由臣等平日言行
不能見信云云時時輩深嫉鄭澈若逐承勳則恐澈歸於無過
之地玉堂至欲獨存承勳而盡逐兩司與翰苑應敎金宇顒
亦依違不辨玉堂上劄以處騷擾不分是非請并出兩司 上
答曰含糊二字不可用於此劄矣承勳當逐不當出然姑任之
珥語人曰時論之偏我力不能匡救而時輩視我與承勳一
般則我何能爲國事乎承勳啓曰論澈一事非尋常論議之比
曰是曰非賢否判焉所爭雖小所關甚大李珥等之言是同鄭

仁弘之非也豈可不辨是非使國論未定之云云李珥等之避嫌曰
士類疑澈愈深加以造言主事者交搆兩間使之展轉阻隔
固不是而指澈爲黨於義謙者亦不得爲公論彼尹承勳者則
識見不過承望上斷之風旨爲趨附之計云云諫院之避嫌於仁
珥等救解鄭澈太過玉堂并出兩司而只遞承勳及珥等三人
上不從諫院啓曰尹承勳前後啓辭直達所懷言甚剴切深得
言事之體李珥等既被其論則所當引咎退待物論而敢於辭
避之際反加詆斥至曰承望趨附其輕侮言官甚矣請並遞答
曰承勳之心自呈露於初避之啓予不加威怒者固出於寬弘
之度身爲臺憲之臣顧不可不斥而論之耶玉堂并出之劄含糊
叵測不成文理儒生群聚之論敢如此是國家之所羞也昨又
欲避忠直之臣予用駭愕予豈可不辨　非一出一遞徒爲點

顧爲書生所弄也 玉堂待罪啓答曰只遞承勳以爲鎭定之計
則後承勳亦當圖於人君度量之中警惕其心他日老成亦爲
忠信宗學之人矣未知何故并遞珥等使不得爲國家爭李珥
等之遞更有何益耶雖欲不起予疑其可得乎憲府又請遞珥
答曰鄭澈之淺陋姑舍是可也而敢爲自是已見擊去李珥等
是誠何心哉忠直之臣爲輕躁者所擊去而予若不發其肺肝
明諭而責之惟顧之而已則是所謂皆若亦非爾等之所願也
請出李珥同寅協恭此實良策也不然必起予疑將有不好事
其慎之憲府又啓宋應漑論勢難在職請加三思 上乃遞李
尋特命尹承勳爲新昌縣監既遞安敏學大言曰尹承勳是何
等么麽人乃敢攻士類乎珥見儕輩皆無識見殊鬱鬱不樂金
宇顒李潑等皆慨嘆珥謂成渾曰以直截之義言 時輩視珥

與尹承勳等可以退去矣渾曰時輩皆愧謝而實無改見之心
何可輕退乎珥曰東西之爭至今未息我意則欲打破東西保
士類而士類則自是己見寧誤國事必欲求勝衛夫景涵輩則
依違兩間不欲拂於時輩而又不負珥可謂勞矣我若退去則
時輩无顧忌故隱忍不去矣柳夢鶴謂珥曰尹承勳趨附之情
不可迸擯公言可也且彼方攻公而公亦指斥不避嫌矣李潑
曰承勳趨附之狀若灰心滅智則不能見矣如此趨附之人士
類不以為非而反助其勢以攻君子是何道理珥曰若三司有
言其非者則我可不言今三司皆加獎拔則一國無公論我亦
言官何敢不言且為國事避嫌亦難昔尹穡方攻張浚而浚指
穡為姦邪浚亦非耶字顒有慚色不言珥曰是何預於國事而
紛紜至此乎字顒曰時輩則以此為國事耳朴淳歎曰年少輩

識見不高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時輩當聽命而乃以不閑之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應謂逐鹿而不見泰山厚欲勸安敏學使止鄭仁弘不更論啓敏學曰吾以德遠為山林學者以今觀之乃怯兒輩也遂不能見石潭日記

鄭澈自時輩起良之獄心常不平憤形於辭氣且喜飲酒醉後言談多短時輩時輩尤疑之一日與李潑乘醉相詬詈文道遂絶至是時論譏斥澈乃歸鄉李珥出送于江上勉以操存止閔澈極言李潑之心不可信珥曰君見偏矣景涵識見不明而其心良善矣澈曰未也未也如鄭德遠則其心公矣雖論我遠黨若遊諸路則我當酌一盃同飲矣　李涵剛潔忠義之士也其病止在狹隘而已其人終不可棄矣時輩多不悅之

鄭仁弘宿直氣而無容量處事失於周詳安敏學諸人曰當今東人主國論不問人物邪正賢愚而只以非許沈義謙為君子以稍救沈義謙者為小人故秉時附托者有如蝟起當此之時鄭德遠以山林之士汲汲出力以助東人之勢其有功於東人大矣其為隱遯之羞則大矣德遠真可惜哉李珥曰德遠剛直計慮不周學識不明譬之用兵可謂突擊將矣同上

沈青陽事又有非人人所可知者蓋 宣廟初立時年纔十六也青陽白于 仁順王后曰今聖躬方幼習思未長其於玩好嗜慾當加裁損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后素嚴有法度大加禁止 宣廟於玩好等事不敢措手或時涕泗而罵曰吾食河濊之飯猶為富貴之人何為在此為田舍翁所制耶蓋指青陽也自是 宣廟大惜青陽東人一隊窺探上意遂為排去青陽之

計惟鄭松江金黄岡數人獨知其機故立斥東人爲小人而至於栗谷則不知其事只見東西分黨故以爲都是偏論而初非西人之唆激矣松江黄岡何不言其事于栗谷乎松江黄岡非不知告于栗谷而但栗谷本不計利謀功若聞其言則必入直諫恐致生梗故終不敢言 江上問答

九月持平崔永慶辭職不上來其疏畧曰當今國是靡定公論不行朋比成風綱紀日墜明以燭幾威以鎭之使偏黨之徒不得肆其偏臆貴在臺臣雖使古人處之尚或其難况如臣愚鈍無識其可以當之乎永慶之意指誰爲朋比人皆不知所向時永慶之友奇大鼎無學識尚容氣議論頗偏而永慶信其說成渾謂李珥曰崔孝元之疏何如其人 上來則能補益時事乎珥笑曰不過添一行高之奇大鼎耳

上問于大臣曰度支未得其人如有盡職如尹鉉者勿問則爵秩爵擬可也大臣以李珥爲首薦乃拜户曹判書李憲國請人曰叔獻陞秩此則可賀但自上欲得如尹鉉者而大臣乃以叔獻應薦後世必疑人品之卑矣聞者笑之尹鉉是斗筲小器故憲國之言如此

東西之釁始於沈金沈之斥金則曰托分於權臣子婿此固實跡也金之斥沈則曰外戚干政此亦實狀也始焉迷方後乃厲節則固爲古人所許跡雖戚里功在士類則亦非君子之所拒而前輩右沈指金爲内挾私憾後輩右金指沈爲憑托宮禁皆不可謂真有是事則此李珥兩是兩非之論所爲發也惟其沈寡與而儉多助躁進之輩往往不究其實争爲過情之論以投時好而前輩中有清名者皆不見容則李珥之力救時議反復

金之

論難乃欲以調其偏重之勢而共歸於蕩平之地一片忠悃斷
斷無他而反為時輩所疑展轉相激乃以沽名誤國等語作為
罪目共起而攻之云云遲川集
自有東西黨論以來迢然獨立不染於色目之中者惟珥一人
而已東西兩爭則兩解之勢偏於西則救東而抑西勢偏於東
則救西而抑東比如錘之在權推移前却一趍於平其用心公平
正大至誠惻怛真可以挽回世道而不幸忮害輕躁之人出於
其間不求其心而遽疑其跡東西交攻黨讎不已卒之許篈輩
歷詆之疏出而遂不可收拾疑齋集
九月鄭惟吉於李樑用事時不能特立頗有流洞之失士論甚
輕之至是左右相闕以鄭惟吉卜相衆人欲相李文馨朴素立
李珥謂朴淳曰李之邪朴之愚若卜相則相公豈免後世之譏

議于如鄭林塘雖有疵累有才華風度勝於時輩所推矣不如保全林塘之爲愈也次若金公貴榮淳以爲賢惟吉拜相憲府發論詆惟吉諂附權門極其醜詆請遞諫院亦欲隨發大司諫李珥不從同僚固爭乃草啓曰鄭惟吉於往日實有難攫之疵累其不合於具瞻之地者人孰不知第以四朝舊臣有才華風度臣等惜之而未敢輕論若此不發則已矣今者公議已發物情方激三公非具僚之比既被人言則不可冒處請從公論時譁然以爲啓辭回互不直截諫院避嫌玉堂請遞諫院答曰如此之人之時如新右相者豈可易得人惟求舊其右相之謂乎諫院是思厚長者之言而反目之以回互賢既已被論允之石潭日記

癸未李珥用事甲申卒逝臣附領相李爵

巻哭相聞兵判李珥啓請自願赴防六鎭者滿三年處[illegible]許通
姓科公私賤從良而可請勿舉行從（日月錄登未記事）
而可啓北兵使李濟臣居暴元厲屢事顚倒自守北門專事威
虐刻衆離心藩胡怨叛其所以致今日之變者實濟臣之所為
也陷城失國之罪大矣請拿處答曰李濟臣何如是論之耶須
拿命之後十餘日可蒙鞫命翻從之後四日捷報入來　上傳曰
李濟臣予固已料其如此而罪皆非之予亦不能自守今既之
初今之云今傳遣司回啓誠如上敎但拿事已發中路還止亦
　則仍令未發前銜如何（癸未記事以金禹瑞為北兵使）
一[illegible]義州獅山配所經遣官李友直請還給職牒
上命議大臣大臣曰李濟臣持身有清操死後家無儋石之儲
且變起倉卒而能率殘兵蕩賊巢雖有差誤之罪不可論以王

律 上曰人臣苟有清節雖大罪猶當曲赦況其身已死者乎

命遞職隱諱日月

時賊逼圍訓戎鎮 城府使申硈與本鎮僉使申尚節力戰破

之斬賊五十餘級金燧亦斬賊四十餘級以自效追之江外濟

臣遂遣將士金遇秋等入攻巢窟焚蕩幾盡前後獻馘二百十

三級宣傳官李克善為行刑金燧到行營濟臣以為大明律凡

死囚行必過三日乃留三日行之時備邊司以金燧立功自効

雖不可贖罪若不按轍遽行常刑有未盡之意 上曰廟堂觀

書多有顛倒未嘗出一奇謀決勝千里猶切切焉陷城之將是

營是救李濟臣拿來後傳曰前罪棄以金燧等不即行刑誅死

雖傳既濟曰陷城辱國之罪實在主將濟臣無獨免之理擅留

撰停之後三日方命廢法請寢誅死之命 上以濟臣有周旋

守禦之意不允時黨禍已極濟臣特爲時輩所嫉竟竄江界以

卒日月錄

二月諫院啓備邊司兵曹堂上近來建請施措無一長策率多

苟且請命推考不從後五日兩司又啓兵判李珥方在被論之

中詣闕待罪輕蔑公論請命推考從之癸未記事

憲府啓都承旨李海壽近日所爲多不厭人望請遞從之

上以李珥備前所陳六條下備局曰此疏辭爲國之誠至矣予

有一言以諭之曰上自公卿下至士夫不爲關節簡請之私

則百官無爲而治矣所謂任賢能養軍民足財用固藩屛備戰

馬明教化皆在此不然良法美意更無所施而雖日更舊法恐

無其益徒自勞矣癸未記事

閏二月兵判李珥因朝講啓曰臣欲陳所懷而經筵則必講書

後啓事殿坐日晏請於燕閒之時賜對 上允之司。權，克智諫。
掌令黃暹啓曰李珥若有所達之事則當於經筵進啓今若無
時請對慮有後弊 上曰爾等欲使君臣阻隔心術可知不意
今者有如此之人珥遂上疏乞免 上不許曰今日改事後引
見日後攻珥之端始此日月錄
四月初一日憲府啓禮判鄭澈嗜酒失儀前日昇擢尚多人議
曾未半歲遽返宗伯物情未允請改正不允癸未記事
上答李珥陳弊疏曰予偶閱卿年前上疏而今卿疏適來前後
惓惓深嘉卿不忘庸君之孤忠也國事賢大臣自當任之蘭行
爲臺諫者既往之悔猶不可追一之已甚寧忍再誤貢案事議
于朝廷則其論不一故不敢輕改設使改定當此多事之時似
難並舉軍籍事本曹已承命惟在卿設施如何省州縣事果出

於寡昧輕淺之意而恐貽他弊不敢自是憂更卿勸請不已嘗
試之久任監事雖於創設逢疑到今此亦當從卿策先以三南
試之庶孼許通事（栗谷所請）事變之時因卿獻策即命施行而言者
論之更當問于備邊司商議舉行（癸未記事）
四月十七日慶安令瑤請面對力陳朝廷不靖東西分黨政出
多門柳成龍李潑金孝元金應南以東人之魁多有專擅之跡
請加裁抑兩司論瑤請張無據之說欲啓網打之漸請命罷職
不允（癸未記事）
四月十八日答叅知成渾辭職疏曰日氣和暖爾須調理上來
卧而謀猷亦何所妨況今兵判乃爾之故友也予今擢爾爲叅
知豈無其意渾請閑辭職特授吏議且賜銀帶渾又疏辭答曰
禮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人君所賜之物爾當服而拜辭

於禮有得 同上

五月全羅監司金命元辭職因薦全州府尹沈義謙智慮長遠曾爲本道監司熟知與瘼請移授監司 上曰自薦其代偃然狀啓此非藩臣所當爲殊無忌憚於是兩司啓請罷職 上曰此習亦有後日藩臣跋扈之漸當鞫問其情第今南方防禦方緊姑置之後因臺啓命推 同上

癸未春夏北胡又因藩胡叛變報曰是時抄發射手而官無戰馬並以許納馬類聽之以戰士之掠馬深以惱亂爲慮募所抄者悉從領納馬以給應赴者而應募之有無不能預料乃先下令曰募之從是納者赴集而戰士行急不可緩期且悉且領 上即允之行者以得馬爲幸留者以免防爲喜公私便之時論指爲專擅權柄 栗谷行狀

今五部各坊書徒枚出能射人國內擾擾兵曹及五部色吏番使有司乘時作弊至用綿布五六疋圖免懲聲載路先是市井能射人枚出先選從自願給保三人以防民為之或以馬疋或以綿布從運以結絡為保亦如之吏緣為奸市里蕭然 甲申日錄

六月李珥辭職疏曰卿之心事予已知之衆口之咻不足與較但當不顧其他與予為國事而已 同上

諫院又論尹斗壽許遹事 同上

初上欲議遣事 時有命 招兵曹堂上李珥到內兵曹稱病不進 珥行於日素患脾胃至是因勞轉劇力疾赴命疾甚不省 上遣內醫看病令退去調理兩司論珥承召詣闕只入內曹咫尺之地終不詣政院以承上教慢君罷大請罷論之寔日珥遂退遂上疏辭職 上慰諭甚至三公亦請敦諭出仕上教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

絶無而僅有卿不聞向者之教乎余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畏神亮知之珥乃出甫啓曰夫擅兵權慢君上乃人臣之一罪頃日大臣為臣分疏猶不敢以彈章為過當臣之負罪至此益驗律之以無君而恬不動念晏然出仕則實非人臣之義也臺諫之停啓以久未蒙允且以臣為非全然無耻者必知所以自處故也臣若幸上之優容偃然從政則從前屢疏只是固寵之計而無義甚矣先失其身何以事君臣負此極罪而處主兵之地號令將士則四方聞之必將以擅權驕君為細過矣請擧臣罪咨問左右及諸大夫使之稱量輕重如以為可貫則臣雖未安敢不黽勉隨行乎如為實犯則雖加流放竄殛臣實甘心答曰在卿自處雖當如是予若詢問是未免一毫疑卿頃日臺言本不近似不足為辨持平李景嵲啓曰今見李珥啓辭

以

拈出頃日本府所論八字謂大臣不以彌章過重爲咎呂誨先見之明劾議者多唐介訐直之罪臣實當之云於是三司並發大諫宋應漑獻納柳永慶執義洪汝諄典翰許對等啓以李珥驟躋崇班當國重任宜加恪愼盡心供職而軍政重事先行後聞旣入內晝終不承命跡其所犯顯有專擅慢君之罪臺諫據事論劾在所不已爲珥者反己省愆之不暇而先自疑忌深懷忿怨必欲以臺諫歸諸虛捏之地欲詢諸左右及諸大夫稱量輕重有若決其勝負者然自是強辨脅制言者其蔑臺諫輕公論甚矣請罷職不允 行狀記事合錄 癸未

副學權德輿直學許對等疏畧曰 權德輿許對疏論栗谷驕慢上比王安石 兵判李珥以文墨發身躐取崇班執拗自用違拂人情則公論之發爲可已乎姑以近日事言之大小稟命斯乃臣子之職而跬尺殿

咲納爲之今先行後啓則近於擅國柄也出入自如恣閙泥
痼之疾而驕蹇君命還判內書不請政院此則淺於慢君父也
臺諫請罷國其所出所嘗引罪者懲之不暇乃欲以去就爭之
閔奎箕吉力戰公論一則曰積忤時論二則曰詬閱左右悲辭
苦語以動聖聽視一世爲無人而奎箕其黨敢之間其蔑
公論爲如何哉荏睢所謂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者殆近之歟以
玥擬諸王安石安石之文章節行豈玥之比乎然安石之驕蹇
怯上玥有之安石之固寵要君玥有之安石之排斥善類玥有
之蕩恐他日之禍不可勝言也 荷
先時朴謹元宗應溉許埥皆曾爲玥所斥三憾合勢助之屬臣
臨願積久至此而發至有御下蔽上其志將欲何爲等語上
以手教下大臣曰近因李玥言語間事臺諫相激比之於誤

小人比非發於偶然也蓋以弭自前裁抑新進惡其異時爲附
麗爲陳論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因所失乘時逞憾欲動主
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旨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君論之者是
何臺諫之言獨能直截於弭也其納馬不稟亦不過許多機務
間未及爲之耳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
法而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奸臣鄭順朋尹元衡輩目之以反逆罪
之以逆羅者之爲耶臺諫身任公論若陰擠己私以爲排擯傾
陷之計則烏在其臺諫之道分別淑慝其在今日卿等不宜含
糊不辨大綱抵朝臣朋比分黨國事日去而大臣不能下別則將
置國事於何地耶 行狀日月錄

命華霽吏曹郎官爲望覲式蓋廢宴今瑤之言動之也 癸甲日錄

兩司以僞教未安引嫌辭職不許退待 癸甲日錄

傳于三公曰李玥萬無出仕之理兵務甚劇姑遞其職以安其
心何如領相朴淳議李玥豈終不仕然姑遞宜當左相金貴榮
議兵務方急遞之爲當右相鄭芝衍議玥終不出仕則不得不
遞然此後事自上平心處之臣之所憂非但爲朝廷欲爲李玥
保全令名答曰兵判可遞李玥已陷於誤國小人大豈有所謂
令名哉右相之議何其迂也其心所在予殊未測予雖暗君不
屑與小人同事嗟乎玥其好歸鄕閭高臥白雲誰得羈縶哉答
副學權德輿等啓曰李玥既爲小人論小人者當爲君子如權
德輿與洪進常贊李玥之忠直贊譽小人者未知其身則爲何
如人之歸耶洪進斗筲固不足責德輿年老之人悔附新進自
玥小人此非前後反覆者耶耶至於許通事金睟前於經筵啓之
今若律之以變亂成憲則睟爲謀首玥爲隨從何乃以睟論玥

也武 癸未記事 日月錄
時北胡亂朝野洶洶叅贊鄭彦信爲巡察使出征李珥調兵運
粮專任其責志大才疎吏張無漸以納戰馬運粮鐵嶺者爲庶
孽許通之法三司交章論其不可劾辭多有過激亦有不近人
情之言珥上劄自明詆訐三司以激公論公論舊發攻之不遺
餘力珥辭職出郊 掛一錄
時募庶孽入粟塞上許通仕路金公諒 貴人之弟 以木綿貿粟于塞
下監司李陽元以爲募粟之責專爲移粟而發今公諒貿塞上
之穀與募粟本意左相 上即命削之時貴人方專寵而不得
爭 浯溪記聞
李珥以前日諫院啓請據法定罪故留京待命至是辭發向坡
山沈守慶爲兵判 癸甲日錄

兩司停論李珥諫院劄論權德輿等三人顯示揮斥未安之意
權德輿呈辭即遞洪渾差成渾于 孝陵獻官渾頗不平人言
亦甚囂囂 癸甲日錄
七月特以金誠一爲羅州牧使以前日御史時誣褒金燧也
答憲府劄曰李珥已遞其不狀乎已往之事不須追論 癸甲日錄
傳曰當此事變兵判沈守慶雖有才智但恨衰老依祖宗朝例
限北方平定間領相朴淳兼兵判 同上
鄭澈續言於講筵曰李珥始爲僧時議停擧沈義謙解之而厥
後發身皆沈之力也如臣狂悖之人用之必聞所未聞之言洪
迪曰商鞅因景監見李珥因義謙見抑又何異 上曰李珥不
過爲誤國小人我不過爲輕妄主汝等爭此事能執尼湯介乎
癸甲日錄

訟

護軍成渾辭職疏因論李珥事答曰疏辭忠憤激烈如使奸邪聞之足破其膽信乎君子一言爲國輕重傳于三公曰排擯李珥誰所爲明好之類又誰耶卞别以啓領相朴淳極陳珥忠貞詢國當初不違臺諫爲非且曰宋應溉許葑與珥有嫌 上曰珥果小人乎左相金貴榮曰知人固難珥之心術未能的知不可輕以小人目之亦不能以君子譽之成渾疏欲採言根而罪之若然則雖權奸當國無能者渾亦貽譏於後世矣領相以攻珥者比之李芑而歸罪銓郎左相曰東西說近日稍定李珥辭免又成紛紛紛紛又幾定而成渾上疏又成紛紛是階亂也領相言必稱叔獻左相曰叔獻乃珥也領相曰妄發 上曰無好 癸甲日錄 狀合錄

下教政院曰安危大臣在左相金貴榮憚於甲是乙非乃敢爲

依阿苟容之態若不知賢邪則是不智知而不直啓則是不忠其何以在具瞻之地

都承旨朴謹元等啓曰金貴榮心知士林無他不可加之以罪故力爲救解其辭雖不明快主意則可見近者天威方震士類孤危莫保朝夕貴榮如以依阿苟容爲心則承順 上旨之不暇而乃欲依阿苟容於孤危之士類乎大臣平昔之所倚重而一言忤旨嚴譴至此國事將自此而去矣且三司公論所在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也自非權奸當國指嗾爲之而論議之發不謀而同則謂之非公論可乎成渾疏中許多說話非但主意偏係或以爲挾憾或以爲附會或以爲明說奇中或以爲巧設機關眩亂熒惑至欲加罪言者而擧朝廷目之以邪空國之禍不日而起一言喪邦正謂此也不亦憐乎答曰觀此啓辭可謂

都

指東答西也左相之心路人所知夫是非之心人之良知根於
天性身爲大臣乃以不知對之嗟乎人主置相豈但以不知二
字使其爲平生相業而止哉其可以不知數語自足以爲高風
勁節也耶苟如此人主自任聰明足矣將焉用彼相哉噫以暗
主而遇不知之相是猶瞽而偕盲之視欲正天下之色將見相
率而顚隮莫之救以死也 癸未記事

大諫宋應漑疏略李珥本一緇髡也斷棄至親得罪人倫若論
其罪先儒固有定論化身還俗豢養權門初遂上舍館中多士
不許謁聖賴沈通源遣其子鏈奔走先後乃得行之及其出身
爲沈義謙所薦拔得踐淸顯結爲腹心死生以之中間自稱向
學文之以詞藻自附於當時所謂士類如朴淳輩作爲死生之
交密締肝肺主張時議李後慶鄭大年先朝舊金鸞祥乙巳

遺直不附義謙皆被顯斥朝廷命令出於義謙與淳瑀雖山野
自處又戚謙主表裡相濟是則義謙於瑀成渾有難忘之恩瑀
於義謙有聲勢相援之力瑀旣敢以蹤野之態出沒山林之間
樹黨以進者然故擧盧隆人多信惑於是出處進退動引前賢
自以[illegible]然立當世超然於是非之外故義謙之見棄亦同議也
瑀雖[illegible]徵懸似不閔後始退田野觀望時勢援[illegible]傷言以翻覆
保全之說贊鼓一世為之諫疏以及義謙之死益舉全孝元之
長以求至公之名下誣當世上欺 殿下嗚呼果心欺誑眾耳
難與瑀之腹膿國人已見其肺肝矣外為調劑之說實為傾陷
之謀始則偕兩非之說次則分疏義謙至曰義謙向善則無罪
最終則曰與鄭澈迥然不同前後論義謙三變其說其心可知
也其在鄉里亦不曾以廉恥自守列邑賂遺輻湊其門財利爭

則不遺餘力海澤之利官船之稅無所不占至於舊都公署代
長侵貪知奪詐世耕之地非理掠奪至於其兄打殺奪劫之
事而官不得問爲大諫赴召之時公然受穀百石於所經之邑
論其家遠近傳笑嘖罵盈路而朴淳乃交口稱譽矯誣殿下
其意固不可測也忌克自用誣上行私臣細機務必逞私智當
國半載怨及蒼生主銓一歲濁亂仕路其所謂賣國之奸而朴
淳終始扶護忍欺天威反覆背揚至以備邊司同事賊後併得
相知爲辭使其言若出於至公今於榻前舉臣姓名不爲避嫌
語臣之於珥初無恩怨亦不聞珥言臣之過而顯被指斥意或
臣欲論朴淳之發落於珥之耳也至於成渾則爲朴淳等所惑
遂爲之與義謙甘爲剽竊又與朴淳交契深密於珥則情踰骨肉
渾雖知有此三人而不知有公論故凡珥等之所論渾必不[illegible]

黒白舉以爲是平日議論如出一口曩者疏中歴詆卿相盡爲
流俗欲倚任一人其意盖在淳與琙也三司乃備顧問耳目之
地優禮崇奬以爲國家之命脉而渾是何人自負山野之名敢
行黨比之謀乃以三司比諸禹英尹穡頃者慶安令瑤面對之
事流聞皆以爲琙等所嗾大抵此輩只知死黨之心而不復知
有殿下云云 癸未記事日月錄 疏幾千言多不盡錄 朴謹元宋應漑許葑見斥於栗谷謂之三竄
時應漑朝廻出彈文示其甥申欽 時年十八 曰於爾意何如欽覧竟
徐對曰李某負當世重望緇髡等語似已甚耳應漑默然羣從
譁然歛之見擯於東人始此 村家
憲府 大憲李墍執義洪汝淳掌令李徵尹承吉持平李景濡趙紅瀫 啓曰頃日論兵曹事初不
過隨失糾正而輾轉相仍觸忤相公至於來自草野者亦欲陳
疏請罷必欲盡去三司之云云 上同

特旨以宋應漑爲長興府使許鈞爲昌原府事
獻納柳永慶正言李尌避嫌啓意與應漑相表裏司諫成洛正
言黃廷式處置啓請出兩司　畧斥珥渾淳三人而辭多緩頰
癸未日記
玉堂箚論朴淳李珥成渾相爲締結救解西人之意頌相出江
舍成渾歸坡州
兩舍合啓曰領相朴淳本以斗筲之器濟以文墨小技用心邪
回行已狡賭急於得失不顧廉恥相與沈義謙結爲腹心朝廷
進指人物進退一從義謙顯指擅弄國柄蓋有年矣李珥成渾
亦是義謙門客昵友共托死生相爲表裏內憑戚里外假虛譽
互相推挽聲勢張皇人皆側目莫敢開口惟李潑慶常對人言
曰義謙雖極力薦淳急急超陞淳乃小器終必誤國事淳以此

貼

衘之極加詆毀使之齎志而沒金繼輝爲臺諫時欲論淳受任之友亦爲淳所陷坎軻而終其他排斥不可勝言其禍亂朝廷斷喪國脉亦已甚矣幸賴 聖明在上奸魁失志自此居常怏怏乃與珥輩晝夜微服相從所以謀陷士類欲復義謙者無所[illegible]不至斥士類以淳薄倫黨嗾人面對教人陳疏逐使 聖明復閱終不能無疑然後乘釁務抵隙欲售傾陷之計楊前之[illegible]極其陰巧又嗾成渾使陳藏頭之說極其陰慘渾則請召大臣面問之淳以渾敢爲至論乃以應漑許銈稱有嫌於珥前後啓辭機關甚險欲去一時士類盡陷坑塹珥之用心行事已盡於玉堂之劄及宋應漑之啓辭今不必更陳上恃 聖鑒下恃公論變亂舊章自是偏見所以誤國病民不一而足加以持身不謹恣行關節多受賄賂奪民田地冒占公廨至於防物[illegible]

致利之事無所不至每以去就惟義之説前後陳達復被人言
佯為退去陰以啓達請留之意嗾之於人固寵要君詭譎不正
身為兵官値國多事計慮籌畫率多妄作中外驩然莫保朝夕
外寇不至而邦本已搖若如咸渾則自稱山林之人身負重名
遭譽方恩而未嘗獻一策出一計但以一友被劾爲憾發感
聖聰亟欲打網一時之士類眏示一世之人目之以流俗其所
以贊揚者惟淳輩一二人　聖上徵名雖勤必待淳輩之折簡
而始來然渾之爲人固不足責若淳則方在首揆之位將使宗
社顚覆請亟命罷職後數日又條列淳十一罪而司及玉堂連
日論啓皆不允　癸未記事
大司成金宇顒疏略曰李珥以儒學博識遭遇明時　殿下傾
心而倚任之魚水一堂計行言聽惜乎其志大而才踈量淺而

意偏蔽於所學滯於舊見不能合一國之公論以成天下之
務徒任一己之見違拂擧國之情章奏頻煩不免強辯設
施輕躁不厭人望士類之心始失望於珥而亦非一人之
私論然珥之本心豈有他哉只欲安靖朝廷而圖濟時事
耳但其意見一有所偏而其害至此士類之心蓋莫不知珥
之本心而初未嘗遽有攻擊之意不意三司論議漸成弁刺
彈章峻刻殊駭聽聞當初固其失誤無情之事而指以慢上
擅權之罪及其自處之辭辭氣不服而又加以固寵要君排斥
公論之名至以誤國小人目之醜詆肆斥此豈珥之本情而烏
足以服人心哉蓋緣近來珥與士類頗不相協而怪異論紛
然雜出乎其間如噴日慶安副令面對之辭輒指柳成龍等四
人爲專擅而欲斥遠之成龍等俱以清名雅望取重士林實

惟憧之寶臣瑎言一出士類侵不自安疑珥益深而浮躁喜事之徒又因事並起始有攻擊之意今玆之舉亦豈出於士類之本心哉亦緣成龍等既去而臺閣無復有重望鎭物之人故恣意排擊至此至於成渾疏則以舉朝皆爲朋讒奇中而不究士類之本心以珥爲被人中傷而不尋其失人心之所由故應既等啓愈出愈乖至以渾爲義謙之交友敢行黨比之謀噫山野之人或未曉朝議曲折而徒懷憤世之心其言固爲失中而其情亦豈可深咎乎竊願 殿下於珥則諒其本心而知其躁謬之病於三司則抑其浮躁而察其士類之本情開誠曉諭坦懷無阻不回不挫潛消鋒穎則庶乎其可也 癸甲日錄

於是兩司以疏中目之以浮躁引避司諫李希得處置兩司啓曰金宇顒所論混雜或是或非終無指一之論指三司所論反

以階級目之發此偏倚之說不可以一人黨比之說輕逆言官
否々 癸甲日錄 癸未記事
成均館輪次圓點鄭徽出賦題責蘭儒生請解徽曰余以蘭
為可特為老爺賞而容長至楷金字顯不較李瑀 癸甲日錄
七月 上教曰沈義謙相交之人固不是矣義謙登第五年
陞堂上癸亥黜李樑亦淺不正但以義謙為附而陷異己可
乎 上同
府啓李墍遠居館之時謀陷儕輩作官之後凌侮同列無識學
本以不孝不悌之人匿情行詐趨時赴勢才短應舉而自以為
不肖科第由口給毀人而自以為好尚氣節日以進退權要談
論時政為事始以才行限官竟以勤幹超陞物情莫不痛憤請
罷職 癸甲日錄

特旨以金孝元爲安岳郡守權德輿爲星州牧使洪迪爲長淵縣監

八月壬子師傅河洛上疏頌李珥成渾朴淳等曰家塞遁荒山人去國患得同東氣像愁慘 聖上孤立云々鄭承旨朴謹元等啓曰河洛與珥渾最親且厚敢以不知珥之爲人爲說極其機類巧中 上旨其在鄉曲射利敗義脅制邑宰疾害士類人皆側目且其疏末亦多褻慢之說繼此而起者將不勝其紛紛云々 上曰此啓何承旨起草乎爾等欲杜塞人言掩蔽予聰明予雖昏庸豈爾等所指教者公論之在人如水在地中不必以臺諫而是蒭蕘而非公論在於朝廷則治不在於朝廷則亂此所以百世無善治今茲臺書人心不服義士攘袂將四面而起爾等雖竭力彌縫不可得矣 癸未記事

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六十二人上疏伸李珥誣答曰觀此疏辭忠
讜激烈爾等義氣如此予何憂國事政院啓曰儒生上疏之時
私相指嗾或教誘或脅制而不從者亦多憤其異己高聲呵叱
迫逐紛紜執袂曳入明倫之堂為一戰場或損徒削籍而禁已
士習悖亂至於此極曰上反加褒奬之云上曰仕進承旨
并出送又曰入直衛將權暐鄭復始姜儼承旨承音朴謹元
金悌甲李元翼成洛并遞以李栻李詡朴崇元柳永立金宇顒
為承旨癸甲日錄
時李尉伐其子光庭語言于泮宮曰主張此論者終被赤族之
禍拱辰不聽日月錄
珥門下儒生海州朴汝龍京居俞泓子大進等擅入泮宮黜其
異己驅率同類上疏上舍纔三十餘人云癸甲日錄

太學生李廷友等上疏詆李珥成渾且言前日儒生皆彼親舊

非公論云云

時三司之人分遣子弟感脅邪妄之徒上疏市井目之曰三司

子弟疏 日月錄

兩司論 亦出政院之來安　上答曰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

太學生陳東等上疏極論之千載之下聞其風節尚不覺抵

興起今玆儒生目見朝論乖宜倡義陳章其忠肝義膽凜凜可

有不可犯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太學公論可

杜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爲得以壓世目予即位

以來諸生疏章豈無訐直而逆耳者而予未嘗一示不悅之色蓋

使狂生之言或有過中猶不可待之如此況其正直之氣遏

青衿而挫高節者哉彼么麼數臣既欲遏塞聰明叱杜絕人

言擁蔽聰明乃敢目諸生以悖亂是欲踵前轍善之所爲甚不
人而無忌憚者余不卽擧流放竄殛之典將使魑魅之類肆其
於昏夜已爲大則有而司反爲伸救耶 栗谷行狀 癸甲日錄
幼學申碟上疏言李珥成渾之賢朴謹元金應南禹性傳洪渾
金睟金晬黃廷彧權克禮答曰爾名疏有古良將之風爾又有此
奇節一家并生忠義云云 癸未記事
全羅道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八十人 慶尙道儒生朴帶春等一百八十人
相繼上疏爲珥伸辨 栗谷行狀
帶春疏伸辨應溉疏中所誣且曰珥嘗言應溉爲人世濟其惡
而又織民家以娶其女云故應溉以此怨珥云云答曰忠義啓
疏可謂求死好目骨已寒安得若爾輩直之朝廷也 癸未記事
慶尙道儒生河沆朴治之陳疏數李珥五罪指爲誤國救李濟臣

一也欲加稅二也復量田結三也當宋翁翁神主四也發明其
罪五也答曰公事間則禁之事多有未盡以多頭不能禁林
陰字為罪大國家忌諱其言於陰字甚得耶癸未記事
特以洪汝謨為昌平縣令洪進道為福潭縣令金鼎為知禮縣監
癸未記事
答玉堂劄曰顥桐為人松筠節操水月精神有忠勇之道清慎
之德雖然若謂之經綸之才而裨義孫之好界若將說已則予
亦不敢今聞風懷惡疾之意構捏無形之語云云 上聞
湖南初試入格儒生十人 大 上覽擧金孝元等十一人名其讚甚
酷以李珥成渾朴淳為賢答曰當今義士國師達遍漢宗又
上覽言前日疏儒柳拱辰等盡為宋應漑任聲洄成均博士所傳擧
上命拿輔漢治以懷奸逞私無君不道之罪

還士貞上疏斥三司甚悉

鄭之衍遺疏 入相臣

掌令鄭惟清獻納洪仁恕停兩司啓

以鄭惟吉爲右相鄭澈爲禮判李友直爲大憲

命招二品以上引見于宣政殿教曰朝廷不靖專由於[illegible]

議金孝元欲遠竄何如左右皆曰當初分黨雖由兩人今皆

外補不干於朝不必罪之　上曰朴謹元宋應漑許篈三人于

如其好遠竄何如左右曰雖有過越之言不可以言[illegible]罪[illegible]爲

仲教鄭澈進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於是宋應

應漑于會寧謹元于江界許篈于鍾城以鍾城可被[illegible]

山御筆親撰教文曰險人在位朝[illegible]着不靖司寇失刑國是靡

定發擧政流之典永爲來世之監謹元應漑許篈以陰邪之性

挾斗筲之才締結陰隲之徒作爲朋私之黨互相汲引排擯異
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勢黨鼓刑殺獨專
權衡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明氏之逆已彰尚稱公論
挾憾之跡盡露自謂貞方事皆罔蔽言惑誕誣忠良抑爲惡己
極於濁亂尊小得肆志罪難逭於謀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而
置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

特旨以李壁爲長興府使朴承任爲昌原府事金應南爲濟州
牧使

九月[illegible]大諫金宇顒等啓曰昨者三[illegible][illegible]罰不重矣此人等
固有罪矣然不過躁妄過而已刑罰不中誠非國家之長計
推原本情上恃　聖明有懷必達何可深罪哉若以朋比置之
爲罪則舉國皆知其冤矣何不察諸大夫國人之同情而取決

法朱熹之說頗入於珥渾之黨也自今以後爾等以予為珥渾
之黨可也若誣斥珥渾者則必罪無赦 癸未記事
判敦寧李珥在坡州上疏辭職答曰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
以卿之為人而不得於時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耶天之於卿可謂曲成而玉汝矣今
日之事乃天所以獨厚於卿也於卿何損為大人言之說々不
滿一噱何足介懷安可遽出辭職之言乎旨已降矣時已晚矣
鄭聲亂雅傾陷成性殺人之讒亦及於曾參則其母之不為投
杼者矣卿不可不速來見予 癸未記事
儒生朴濟疏論金貴榮當初問辨是非以不知對之鄭芝衍亦
賢黨惡宋應溉許篈朴謹元倡禍之魔大金孝元徐仁元金應
南金瞻洪進倡禍之指嗾李山海外示忠厚內藏陰凶朴承任

儕輩傳笑春夏間濟作疏極道一時名士之美柳成龍金宇顒
皆在其中至是而有是疏 癸丑日録

特命成渾爲吏議

諫院劾論東西角立之漸又言鄭澈交搆生禍無所不至前後
儒疏皆自澈之風旨實非公論云云

諫院又啓近來朝著不靖持平李景嵂不議同僚自以己意派
入帳撑等語以啓爭辨之端掌令李徵又下語過當此兩人生
事於前而宋應溉許鈞輕躁激發再誤於後致有今日之騷擾
令應溉等得罪過重景嵂等請并罷職鄭澈本以剛偏忌克之
人失勢怏怏交搆煽亂必欲生禍縉紳以逞私憾請罷斥答曰
是不過欲去鄭澈而并及一二前臺諫請狀敗露技窮術盡
欲歸罪於兩李啚爲自脱其謀可哀然此人既皆邪黨依允

鄭澈之清忠節義眞鵷之一鶚殿上之猛虎若罪澈是朱雲可斬者是 諫院引避曰 殿下以澈爲清忠正直至比於殿上之虎當初締結義謙者此人也失勢怏怏交構縉紳者此人也李珥之力爲分疏至與士類相角者亦爲此人也云云連日論啓皆不允遂停啓

特拜李珥爲吏判時吏判有闕參判安自裕啓曰判書必大臣薦而今皆不薦難於斟酌 上曰李珥李山海皆可當李珥爲之

以李海壽爲大諫鄭惟清獻納李山甫執義洪聖民副學白惟咸副修撰

領相朴淳三度呈辭 上慰諭備至出仕甫拜上劄辭職

禮判鄭澈出仕尹根壽爲大司成成泳爲執義特拜李山甫承

旨

宋翰弼[illegible]加平學生上疏論君子小人請大用李珥成渾李山海鄭澈鄭汝立 癸未記事

十月吏判李珥入京謝恩引見辭銓長及大提學且曰謹元應溉不可謂全無邪心許篈輕妄喜事才華可惜非邪人此三人得譴太重其餘必皆疑懼不自安須從寬典譬如作賊三人獲重罪七人晏然於王政頗偏且此人等雖放歸田里豈能復爲濁亂朝廷乎且以同罪之人三人獨得重罪無一人願與之同受其罪者可見無義氣也又曰非如權奸當朝之時以爲奸邪則不可奸邪之人探上意而巧中彼知 上意不回而猶然固執可知非奸邪今之是西者未必皆君子是東者未必皆小人分別用之難矣近來年少輩執朝權三十餘年物極則反今當

據攬于上之時也又曰成渾若上來則可以可否相濟而此人
豈可易致乎當今人才缺然文士中可用者鄭汝立博學有才
但有浚厲之病矣 上曰此豈可用乎凡用人不可徒取其言
必試用然後可知也珥曰鄭逑可用金宇顒可謂善人而畏[illegible]
不回避戲狂妄然至於置之死過矣以無君不道責之指所以
不服也 上曰謹元癡敬猶趙高戲則猶李斯也珥曰閔[illegible]
托以象準不即納疏章亦是舊例非謹元創開若[illegible]
則後必有謹元所爲又曰主和平之論者或以爲前日三[illegible]
人皆可用臣意朝廷一朝若並用此等人則議論多岐[illegible]
一之時不可盡爲復用 癸未記事
特拜成渾爲吏曹參判金宇顒史議安自裕大憲 上同
李珥成渾入來後欲加罪爲惟傳鄭熙績洪汝諄金[illegible]

八年應時李海壽洪聖民止之珥又進言必以三公兼領可
府事如臺諫侍從必稟裁於三公 上以爲不可又曰前日
高官被秋人必出入於大提學之家而今則小臣之門者亦[illegible]
之尊不來見云 上曰士夫相訪之事朝廷何以命令之哉
甲日錄

珥爲吏判以白惟誠爲銓郎專用西人必無伸雪三竄之意
朝野大失望未久珥卒逝掛一錄
許[illegible]朴淳欲舍李純仁而珥渾不聽珥渾欲引用李潑兄弟
[illegible]而澈以爲引潑乃以擠己淳澈欲引徐益而珥渾持難云
癸甲日錄

十一月海州儒生朴樞疏畧曰所謂東人者惟以害人爲心
從者有人書右相姜士尚之門曰寧二子入于泉得右相人

心之前可見金誠一叅銓曹之權激燭東西之議倍甚於許對柳夢鶴許鏛徐仁元自知才拙不事科擧争趍捷徑欺世釣名金睟輩趍奉如父兄同心同惡是皆誤國之蠧也惡草之有根者也禹性傳首出排斥之議申馬盈門夜以繼日洪渾鄭惟績奔走指揮李景嶸李徽爲其先鋒而獨漏罪網權德輿 殿下責以付托年少自退太久首擬大諫洪汝淳不能遂躐職之謀見殿下牢拒發悖戾不道之語李友直易地則皆然 癸甲日錄

癸甲正月廿六日吏曹判書李珥卒以李山海代之 日月錄

珥以踽踽孤蹤獨承 恩眷專務調和無論彼此惟以收拾兩邊士類爲先而時輩皆布列臺閣懷疑顧望却立睨視無意共事珥歎曰時輩之心公者久久觀我所爲必能明

我赤心無何忽感疾易簀 栗谷行狀

上聞訃哀痛哭聲徹於外窮鄉村氓莫不號痛相弔太學生及市民吏胥皆來哭奠發引日執炬而送連亘數十里

訃日居館儒生或食素食或食肉乃損徒不食素者太學生洪有慶等通文四學聚米備饌東學則不與自館擔持香饌着白團領左右分行辟除路人有若上疏時有慶洪渾兄子也不學無行柳拱辰俞大進等將上疏有慶揚臂大言曰吾叔父之奸邪吾已知之拱辰等大加稱譽推為掌議云 癸甲日錄

柳成龍任嶺南為親設壽席宴具甚設親戚多尊成龍忍不樂罷宴舉家莫測其故成龍亦不自言蓋其夕聞珥訃也 石室語錄

二月吏曹參議成渾辭職答曰頃失賢宰寝不安席方今共國政

者非卿而誰耶勿遽爲退去之計 時政錄
大憲鄭澈辭劉荅曰自許孤忠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勿
辭 時政錄
持平黃赫劾直提學李純仁素有物議不合侍講偷合取容
殺心撓攘云云盖用淳澈之論也 上荅曰撓攘未定指何
事赫退與執義丁胤福掌令尹希吉等啓曰純仁生蹤迂賤
性本曉事善於趨時以媒進取物議喧騰云 上又窮詰其
由胤福等以不能取信君父避嫌掌令許銘啓曰純仁拙於
處事而巧於媒進短於行己而急於榮官不念事之是非惟
視己之利害隨世炎凉以爲去就初結趙瑗又付李潑至如
李珥乃其自少相善之友而視其冷煖以爲向背云云 上
始命許遆 癸甲日錄

三月傳曰沈喜壽予初見固不知其何如人也但其言辭頗[illegible]
怪夫言者心之聲因其言可測其心矣予於李珥身死之後則
無異待之事而乃敢曰待之之道死生有異想必自上有其意
云是陰試予深淺也又曰李珥排衆論而用之云排之者必其
奸臣構陷之邪說也尚可曰排衆論也乎至於庶孼許通事則
雖甚苟且閔其祖宗田地亡在朝夕爲是不得已之舉珥豈知
其身之早死而爲其庶子之所式今乃曰人必以爲其子之故
而設此納粟之法也云是亦托外人之說實斥其所爲也至於
夢見虞亂諭之旨形諸吟咏隱然書入無非陰術也於是政院啓
曰沈喜壽所達非有他意也平日景慕李珥誠心國事不顧家
計身死之後妻孥無依常懷痛惜之意庶幾　上別示恩數
以測其學而但言語輕率不能裁度而已必無他意時改[illegible]

領相朴淳啓曰李珥誠心國事盡瘁爲期不意身死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得施設誠可矜惻似有追贈之典傳曰李珥予洞知其爲人自下更無所達之事官至贊成其品已極追贈何關但其妻子向坡州又向海州云令一路護送永葬時顧護事言于其道 上同

都承旨李友直言李珥家阻喪事於道中修換金權曰如此之事不可達於道中也即止

李珥家有灼鼠木人之變其門生或指爲許篈家所爲或指爲朴謹元家所爲或指爲宋應漑家所爲云 癸甲日錄

金浦儒生洪猶臣等上疏稱爲李珥追贈繼絕不允

咸鏡監司權克智厚接許篈[illegible]府請推況稱以多接私行 癸甲日錄

李陽元上年成渾之去作書云彼窮棄芝成底事牛溪處士走
還山以此見攻云云上同

郭士源堰訟因宋翰弼士類岐[illegible]

甲申四月傳曰居仁郭士源與[illegible]相訟交河作堰士大夫多預其
間前者使之糾摘以啓已經歲月而寂無一言主風紀者如此
他尚何說斯速察啓事言于憲府憲府大憲鄭澈[illegible]癸甲日錄
居仁等所訟堰在交河地而士源所持立案有僞印之迹士夫
家入於兩邊者甚多而士源乃宋翰弼姻家李珥致力甚固訟
官不敢擅決遷延幾十年至于年間任說為判尹言于完議曰
一時持公論者皆右士源不可不從庭尹金行問為誰說曰吏
判也蓋指珥也行曰吏判非京判尹何能指揮本府
大諫尹根壽避辭曰臣與兄斗壽之名騰於郭士源之口以為

居仁之還至告於憲府云此所訟地只聞交河而其臣兄弟則了無交涉乃有此誣是士源聽人指嗾而然又恐居仁同還有具憬者專主此訟而非理特甚居在不遠妄意其相知而臣實不知其與憬面目云云 癸甲日錄

諫院以援引虛名以助訟勢而交河官推閱又與於各人之招時未歸一不可遽爲糾摘請出鄭澈及尹根壽等 上同

根壽又以被入輕賤爲於指目爲辭答曰無兄盜嫂而無婦翁而撾婦翁之說亦有之殺人之名及於一貫之聖市廊之誣至於三傳則末世人心何可盡言卿宜安心就職 上同

上以士族黃有慶不禁居仁冒濫上言不無知情之事令刑曹鞫之受刑一次士源等供亦云有慶不干而猶加刑諫院啓請停刑請罷刑曹堂郎答曰士夫多與其間並勿爲論啓又答院

啓曰有慶身爲士大夫而與奸細合謀各樹其黨爭田競利乃以年老刑訴之所不能加者二人對壘而藏蹤密跡劫脅訟官此朝廷不可洗之恥而未有一人抗言者其與前朝林廉之時何異爲其主者當伏殺其奴以謝朝廷而乃敢卵育老奸縱其爲惡此罪斷不可赦 上同

府啓朴崇元乃黃有慶婦翁不宜與聞其事請遞承旨 上同

五月 工參鄭彦智啓畧伏聞臣名在郭士源推案云士干誣臣爲左尹啓仁以士源僞造文記旣敗露而刑曹掩覆上言啓下漢城府還送刑曹臣竭安敏學來懇勿移刑曹而不聽士源以還送刑曹謂臣專主含怨入骨至於搢紳之間或偏聽士源謂臣固執蓋士源本一奸猾牟利之徒而其子健婦翁宋翰弼宋同利一謀之人翰弼兄弟假名士類素與搢紳名流交結親密

士大夫陷其奸術者亦多士源之訟藉此為勢恐動訟官是非
混亂蔓延至此云云答曰今觀啓辭予知其曲折矣宋翰弼庶
孽宋祀連子翰弼乎 癸甲日錄
刑曹照斷居仁士源等罪以徒杖　上命改用全家徙邊之律
執義李裕仁等請罪目條郭健如居仁等允之大憲鄭澈議不
合裕仁等辭避曰居仁而無具條則特一賤奴安能攀附衣冠
以成鴟張之計乎士源以老奸佐以郭健之連姻得成孫毅士
源而不以健子則特一鄉猾安能援引搢紳以成眩亂之術乎
云云鄭澈避辭曰所謂援引聲勢者非指郭健正為其妻父宋
翰弼而發翰弼常與一隊名士交遊於臣亦為遠族相知如頃
日鄭彥智所謂素與搢紳名流交結藉此為勢恐動訟官者此
也今李裕仁等總述彥智之論以憤嫉翰弼之心移怒郭健兼

疑搢紳助奸爲勢凡士夫之知翰弼者豈皆無識非理相干云

云

院啓請勿治郭健之罪不允

七月傳曰庶孽宋翰弼締結名士作爲三窟與其婿郭健爲

士源謀主非理好訟凡士源之奸謀秘術無不計畫而指導之

搆陷搢紳脅制訟官凶狡陰譎之狀極爲駭憤今老奸巨慝次

第伏辜而翰弼以鬼蜮奸魅獨蛇脫而網漏刑法掃地將無以

爲國刑訊定罪事言于刑曹 癸甲日月錄

於是乎應時等以三窟之語避嫌仍啓請勿治翰弼不許鄭澈

辭縣云道與翰弼不相從遊 癸甲日錄

己丑臣趙憲疏特命囚翼弼等 詳己丑獄下

初安瑭家臧獲之後子孫微殘孽孫安廷蘭善文章有才氣

爲吏文學官々至實同知起訟呈法司以翼爾吾家奴依法使
嗄小伸後雖之之義翼爾所知者莫不驚憤反欲治庭蘭之妖妄
庭蘭不顧死生逞上言出遺書以示訟官訟官不得已決給庭
蘭庭蘭率其族黨掘耟連之塚出其屍載立罪以斧打碎屍骨
非欲爲使嗄爲此計也 掛一錄

監司裵三益在臺省論事愼重不以利害動其中宋耟連誣告
安墉家其子孫抗憤庭訟彌不能伸人皆規避不斷三益卽決
與情咸快 朝野僉載

甲申後時事

甲申五月左相盧守愼辭 命入京初守愼歸臥尚州屢辭數
召辭病不至至是始入來 上引見問今之朝廷如何予之處
置何如對曰自 上禁止而猶爲之皆自取也 上曰朝廷當

閔寅協裕而反爲攻擊致罪臣下豈予所欲又曰朝政一以付
卿因問柳成龍治績時爲嶺伯對以剛明　上曰如此人不易得叙
名還 癸甲日錄

大憲鄭澈劄言宋應溉等三人必致死地人心未安請量移答
曰此輩壞亂朝廷之罪在法罔赦而予不卽擧而觀之誅授竄
于外使之安臥偃息又治其黨與志欲圖於度內期使羣面其
睹勞不斷宜名天譴時以旱灾求言卿反以是爲言使奸邪生意此言
幸而出於卿之口予姑優容不幸而出於他人之口則予必有
處之之道 癸甲日錄

六月副學金宇顒疏畧曰　殿下有堯舜之明而羣臣無寅協
之美各是己見轉相非怨而朝廷所以處之者旣爲偏重無以
服人心而又將有主張其說稱曰國是鴟張氣勢排抑正類廢

而。

天下之公議。任一己之私見則 主聽日壅輿情日鬱人人重
足側立而莫敢以一言相抵捂臣恐此非治世之事 殿下至
仁無我羣臣以同心和悅宰相亦有以破東西一彼此爲說者
聽其言則美觀其行繆 殿下豈知其布置其同類排擯異己
而氣燄之盛已不可嚮邇者哉讒口交馳告訐成風士類之稍
有名字者擧以奸黨目之人人危懼莫保朝夕云云荅曰金字
顥之爲人予知之久矣其性固滯言論異僻大抵腐儒之言不
足責姑置之本職遞差 上同
鄭澈辭疏以字顥疏意皆指其身請博採羣議以其罪罪之荅
曰勿辭 上同
大諫辛應時等劄極論字顥疏辭之非且曰專斥鄭澈有如[illegible]
主在上權奸擅柄云云荅曰所論十分正是字顥誣妄言不足

貢 上同并日月錄

知禮縣監金瞻軍威縣監權應時醉酒相詬瞻被軍威官舍雜物送其縣發向安東應時作通文曰賊人面縛無髯體中年可四十餘取官家什物席捲而去官力單薄不能捕捉到彼即捉云云安東倅俞大脩以爲信然傳報列邑轉至忠清京畿々伯狀啓云列邑振動至於戒嚴於是兩司請拿鞫應時至以罪犯軍律爲辭 上從之應杖一百奪告身 癸甲日錄 日月錄

盧守愼爲領相

爲右相

柳成龍爲禮判

乙酉四月時事將變鄭澈有不安之心上疏辭職 上曰紛

紛冤說予亦不免何況士大夫乎卿當不與之較副學金字顯
以疏批未安疏辭荅曰昨日之批泛論今時人心予雖不敏豈
至目儒臣爲冤耶勿辭 日月錄
五月八日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論救朴淳鄭澈李山海朴漸等
且論鄭汝立尊事李珥嘗曰栗谷真聖人又遺珥書云三竄雖
定巨忖而在巨奸指柳成龍也珥死首爲背叛云因借人言並
及盧守慎等過失且請釋宋應溉許篈朴謹元等傳于政院曰
觀此上疏詭誕悅惚莫測蓋予之所謂賢者李珥成渾也故攻
此人者必以爲邪也但柳成龍亦一君子予以爲雖謂之當今
大賢可也觀其人與之語不覺心服豈有學識氣象如是而爲
爲巨奸之理乎何物膽大者敢爲如是之言耶至於鄭汝立之
爲人數次相接似是使氣者雖然汝立亦具四體安有以權制

指為巨奸之理乎必無是理也然汝立有通于李珥之書云則
孫益之言似為有據大抵人情紛紛甚非義事
彼隂四營曰益之心果為難測汝立通書未知虛的巨奸向在
之說或有之非得耳聞於汝立則何以知其成龍之為指而
有此言乎況以不近之說又及於盧守慎其眩亂自恣之無
無不至答曰其疏辭頗為可疑李珥雖賢焉有聖人之理而汝
立謂之聖人又以禮判云云汝立若發此言是天地間一妖物
甚可怪也至於李山甫雖謂貞直朴淳具才短矣朴漸似謹厚具雖
學博如益乃妄自推譽至以為用前日手段使言官並將結語
長論不得彈論設心險不可測如此輩安知他日不為生事於
朝廷是可慮也時政錄
朝汝立見李珥為時所推重傾身事之執弟子之禮至有孔子

之熟底柿子栗谷未熟底柿子之論珥既卒汝立見時議漸變
□問李潑一日 上問李珥何如人羣臣未及對汝立極言其
短不遺餘力 上深思之曰汝立今之邢恕汝立怒目而退語溪
記聞
權判柳成龍 上疏辭職答曰若因此事退則鬼輩彈冠適足以
成其志也勿辭
諫院憲府并論徐益請罷亦不允獻納金權避辭曰前者三人
既竄李珥還朝鄭汝立為珥計則當以和平鎮定使無失中而
其書有曰一二憸臣雖已竄逐臣好尚搖朝論樂禍之心尚熾
然未已焚坑之禍迫在朝夕至於後日入侍筵中則以不用前
日三司歸咎於李珥詆斥醜詆無所不至益初在南中汝立議
論無不知之所以憤之有此論說其意則和平且言者不可深

罪倧議過中云々答曰親見其書而出於汝立詆斥李珥之前乎後乎回啓曰臣自覩矣出於詆斥之後矣答曰益之論汝立之事設或雖是其他真邪說也爾之以爲主於和平誤矣既覩其書更無可疑然難測者人言也蓋汝立之書不近人情故也時政錄

弘文館劄論徐益上疏之非答曰益之爲人乎國趨麗之態觀其辭章陰謀詭秘設心陰慘一以救解同僚一以排擯賢士引攻擊之語而脅制臺諫使不得糾劾官邪試死義之節而恐動君父俾不得辨別是非陽陳和平之策實逞胸臆之術云云因傳于政院曰鄭汝立通書李珥之事承旨有見之者乎回啓曰閭巷間有行言而臣等無目覩者且聞其後汝立有絕文書于李珥而亦不得見之耳上同

六月李琠從子李景璣疏畧臣聞鄭汝立詆斥臣叔父李琠於
逆中驚怪自言曰他人無足怪也汝立必無是理臣閱家書得
汝立所遺叔父書有曰自從者愊于群小狼狽出關卧不安席
食不甘味思欲披肝瀝血極言奸人娼嫉誤國之狀旣已復思
聞方以無狀見棄於　君父義不强顔以言而復有成丈為之
上章陳辨立雖不言亦無恨矣繼聞成丈亦遭讒坑之禍迫
於朝夕忿憤自激方欲抗章從聞　聖心改悟如日中天魑魅
之情自將退伏又有隱忍而止以今觀之二憸人雖見貶逐巨
奸尚握朝論樂禍之心囂然未已不幸天不悔禍則悲後日之
憂將有甚於今日云云此乃癸未九月之書琠還朝之後又有
一書言君獨排衆議至拔尊兄於衆愚之中反為家宰任之
不疑此誠漢唐以來所未有之盛擧凡在見聞孰不感激而立

之甚有甚焉云云自玆去珥之後纔閱一月豈有絶交書乎答曰汝立所爲不近人情故予以爲或出流言後聞果非虛誣且在我無可絶之道則人雖絶之有何傷乎 時政錄

汝立師事李珥假托儒名驟得重望時議欲引置銓地珥止之旣卒汝立見東人勢張反附東人詆毁珥於筵中李貴疏陳其反覆之狀汝立自言其後又有絶交書貴搜索箱篋又得汝立一書乃易簀前三日書力攻東人至有去草不去根必有後患等語貴又陳章上其書　上問于筵中曰汝立貽李珥書有親見者乎李德馨對曰李貴臣之同里嘗以此書示臣矣　上曰然則汝立今之邢恕也汝立遂狼狽而遁 延平行狀 默齋日記

己酉六月命放朴謹元宋應漑許篈時李珥卒踰年而三人猶在謫領相盧守愼曰三臣旣竄知與不知皆以爲過當雷霆無

[illegible]自文治襯賜寬宥 上顧大臣具鳳齡曰三臣言琪臣奸言
是奸乎其直言之對曰琪雖不爲奸固輕率人也自是已見不
聽人言本心雖不誤國使之爲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
守慎曰琪喜人佞己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
浩汗不竭矣未幾三竄臣蒙放 紫海筆談
傳曰宋應漑許篈惟玆兩箇奸人挾其宿憾舊其詐謀黨比先
倡誣作賢士躁妄者從而和之遂致朝野大亂邦國杌桯故加
流放使儀日之爲人臣懷私病國者知戒第卿言之命釋而入
俾外方居生 日月錄曰六月因領相所啓命釋應漑等紫海筆談領相啓語在二月
七月前成均博士鄭溧上疏論時事而有好惡不一抑揚太過
之語傳曰予初無好惡與愛憎視群臣如一家李珥成渾乃邦
家之彥擧朝廷所共推譽者也故予推誠而責任之非以偏私

用之及其流言作媒捐擧轉成回互辭說陷之太甚故予懲而斥之若其數三輩之交結匪人扶勢縱恣尺童皆知而國人所共唉罵者也至於今日人言屢發公論不可遏則予安得以私之哉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此豈抑揚不一哉近來紀綱不立邪說充塞陰試君心慢侮無所忌憚不任痛惋也他日釀成敗國者必鎭定之之說誤之也時政錄

八月兩司大憲李棫執義李䅨 仁掌令韓顯洪仁恕持平沈岱李時彥司諫李養中獻納鄭澈男正言趙仁溥宋言愼論靑陽君沈義謙前日植黨朋比貽禍士林外而朝廷政令內而宮壼擧措無不指揮方居父喪規爲起復假稱內旨毒殺弟妻云云請罷職答曰處一人之是非初非難事而緣玆朝廷紛挐十年不決其間所傷何可量也異哉前古所未有然若至加罪則不穩交結某々人不可不使予知之當初[illegible]頭不明辨

而定故調停鎮定之說惑亂上下之心終致醞釀禍國此專由廟堂無人而豈非後輩之明鑑乎況身為諫官理當再三而畏懦不盡責有所歸然今日下聞非有他意只欲知之以為他日處事之權度耳盖古所謂傷於虎者也
於是兩司以義謙與朴淳鄭澈辛應時朴應男金繼輝尹斗壽根壽朴漸李海壽等定為死生之交窃弄國柄箝制一世李珥成渾亦以親戚之厚素有交遊之密亦受其籠絡云云 時政錄
大諫李潑在外入京甫謝啓曰洪聖民具鳳齡見稱於西人中才華文學亦為公朝之需然皆是義謙親友因以發身獨不歷數恐非人臣事君無隱之道云云 上同
生員李貴上疏論臺諫欺罔時三司始以珥渾為義謙黨與書

名宦籍貫歷擧二賢被誣曲折上章論辨 上答曰爾言是矣臺諫之并擧珥渾者特出於偏照耳夫以義謙爲是者乃邪論而以珥渾爲非者亦非正論故予曾有言曰若以爲是也與其非者而是之若以爲非也與其是者而非之此乃偏黨險陂者之所言矣於是李貴再疏答曰知道 默齋日記

於是李潑避嫌啓曰李珥性質疎通才高學博有一心爲國之誠成渾動引前賢聲望之隆又非珥之比及其再入之後國事日至於濁亂平生憂國之心轉成誤國之計珥死之後浮激主論甲申一年潰亂尤甚臣與珥渾平日交道最厚比金宇顒鄭汝立諸人尤甚嘗以經濟許珥道學推渾公論重而私情輕故舊可念而國不可負也每恨從前暗於知人云云 日月錄

同知成渾上疏自劾黃海道儒生趙光玹等疏訟李珥被誣李

潑反覆 上同

九月沈義謙事始依允罷職傳曰青陽君沈義謙以險詖之資
挾城社之勢立黨朋比擅弄國柄外而朝廷政令內而宮壼擧
措無不指揮繫君父之手足藉一世之公論方居嚴父之寵規
為起復毒殺其弟之妻冒稱內旨以嗾黨比之人驪躋崇顯之
列所謂一時名為士類者如朴淳鄭澈金繼輝尹斗壽尹根壽
朴應男辛應時李海壽之輩相與定為死生之交表裏相倚聲
勢相援張皇氣焰恣肆胸臆邪說充塞正論銷亡如洪聖民具
鳳瑞之類當初皆以義謙親友因以發身雖李珥成渾之為人
或以親戚之厚或以交遊之密亦受其籠絡而莫之恥是非顛
錯國勢杌隉論其罪惡合置重典只罷其職亦從未減
丙戌冬公州教授趙憲上疏極極陳李珥成渾[illegible]學術之正忠

國之誠又斥時人妨賢誤國歷指西人陰中被斥累萬言上留中數句不下攻憲者皆以爲憲科第援身素無學識又不能詞章今此陳疏不過人囑而借手也憲又上疏極言朝臣朋比汝立凶悪之狀兼辨借手傳曰因求言陳疏良用可嘉於是滿朝穿臣紛紜辭避李潑金弘敏上劄請辨答曰朝廷非訟庭也 日月錄

憲疏有曰臣竊聞鄭澈之與潑及仲虎爲玉堂同僚也仲虎嘗以近思錄質問於澈乃敢進講潑詰於澈宜執弟子禮及潑之顯乃敢凌澈澈有長鬚潑也乘醉戲拔澈即有詩曰數箇長鬚君拔去老夫風彩便蕭條厥後對飲之際潑有悖慢之語澈即不顧唾潑之面乃起澈之剛直只以一唾潑面之故而積成見忌之甚

亡師李珥平生赤心憂國一忤時論橫議百出臣不計利害惟以暴白珥之本心為志小有發明雖萬被誅戮不避也所謂附躁好進者白惟讓盧楨宋言愼李好閔盧稷若欲歷陳豈止此數輩趍附義謙而反攻者朴謹元宋應漑尹毅中此輩不足道又有相識非珥之比者李山海也山贈義謙詩曰洛下爭相道見札山㵎夜黑慣相迎以識義謙為罪則何不攻山海而攻珥也山海與珥自少故舊而無一言救珥此臣所大憾也所謂姻顔婣勝者鄭澈也臣非不欲姑退詳啓而　君言宿於家未安云云　時政錄

時汝立雖去而東人之攻李珥益甚李貴疏明其血誠累累萬數萬言疏入二十有六日　上命召貴詣政院摘疏中說話問可以悉數以對貴即索紙筆時承旨皆東人欲誣貴以不解文

字故以兎筆給之殆難成畫有院吏在背後暗援一筆貫遂成
而書啓　上益嘉之 延平行狀
吏判李山海啓曰臣與沈義謙同直於玉堂書堂非不久矣不
曾追逐故甚被踈忌常誣臣曰李某非玉堂乃土堂也然義謙
待人甚厚凡在同朝無不欲相結則心雖忌臣豈不欲外示慇
懃乎騎到臣家臣或辭而不見臣適仕罷暮還義謙伺候於臣
家後聞山路而迎之赴湖南伯俾書追索別詩其贈義謙之句
吟咏之中不無情外之辭大槩直述云云答曰予自謂得人以
為國家之不至顛覆者能用卿等數人故耳安可以一書生之
言有所疑阻原其人之心迹不過痛曆師之被誣於時輩吽闇
陳疏亦無害也 默齋日記
大諫李潑避辭曰前日李珥書繼後議論始同而終異今者李

貴亦据擴往復之書願被詆斥云云答曰大槩人臣不可有反
覆之態也
玉堂劉陳李瑀是非當俟百代公論而李貴每以口舌爭之云
上答曰鳥獸皆眠之時中官振鈴以為邊報急事擁衾而起明
燭而視不過一張浪說爾等雖如是直言四面而起其能一一
沮遏乎 默齋日記
戊子正月前縣監趙憲上疏論及盧守慎鄭惟吉柳㙉李山海
權克禮金應南黨比病國且論朴淳鄭澈之賢見棄遐荒又論
宋翼弼徐起俱有將帥才傳曰今見趙憲書乃人妖也天之譴
告之深不勝驚惕此疏一下所損甚多予寧受過已焚之矣於
是憲府請削去仕版玉堂亦上劄答曰予雖不敏固非一憲所
動渠亦豈可必其說之得行乎秪其心術政欲傳其疏辭也予

焚其疏乃焚其心也縷々相較恐反為朝廷之羞時政錄作戊子日月錄作己丑正月

戊子夏公州提督趙憲上疏家貧無資糧不能詣闕因監司請依例轉達監司托謂疏中多違格不受再疏三疏皆不受時人疾之次骨至於憲之素寓主人曲加刑責盧守愼嘗以牙山尹遺憲喻以容默憲不聽又呈四疏公州武人元祥者不達于監司而還棄憲家至杖將疏校奴憲又上五疏備陳其狀監司又不受日月錄

十一月趙憲上疏請絶倭使日月錄

己丑四月憲又上萬言疏白衣來索持斧待命兩司啓請竄謫之到句不從玉堂上劄極口措詈兩司論之閱月始依允配吉州之嶺東驛日月錄